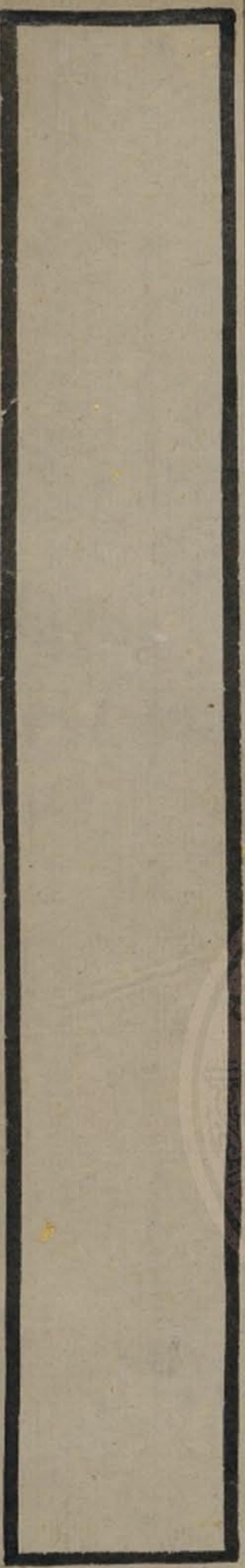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437
3603/1

院收李培天

潛菴先生遺稿卷之三



潛菴先生遺稿卷之三

睢州湯斌潛菴著

不宣鎮閣梅公甫評定

同里田蘭芳箕山較

璿璣玉衡賦 有序

臣聞冀茨初生古帝識明時之義澤火成象大易垂

治曆之文朝廷之政令未施奉若之儀規先備能蓋敬

天窺其大即勤民之本而法天實凝命之原自容成定握筭

而六術已昭黃帝聽合宮而五行較著南正司天北

晉書卷之三十三 高賦



正司地。重黎釐職於陰陽。暘谷候春。昧谷候秋。羲和
致嚴於分至。莫不仰觀俯察。上律旁羅。然存其理而。漸入。
缺其儀。未盡觀占之哲。有其數而無其器。難成察稽
之功。尚考虞書。聿垂偉製。躔度窺於寸管。星文運於
圓機。聚山澤之精華。極人工之賁飾。誠授時之要術。
步曆之宏規也。然而至德難聞。成模漸斲。精思罕遇。
不無章會之訛。參驗或淆。遂有統元之悞。以建申爲
建亥。魯人之月令無憑。以食卯併食辰。齊廷之度數
何舛。太初曆稱邃密。壽王猶議其非。乾象術號精深。

韓翃尚指其短。固由天行之難定。實亦前度之未精。

何舛太初曆稱遂密壽王猶議其非乾象術號精深
韓翊尙指其短固由天行之難定實亦兩度之未精
觀會通於古今應彰明於

昭代恭惟

皇上履端建極麗正凝神日就月將光華協於天地
朝乾夕惕奮迅象乎風雷道在欽崇凜日明而日旦
功深宥密謹亦保而亦臨時憲之曆久頒永年之法
新勅合元會運世之終始辨五十二家之殘叢將見
合璧聯珠歲書太史大章含譽日紀靈臺乃復尙稽
典謨究明遺憲旁招庶士敷奏宏詞將假翰藻而明

三才藉筆泉而協五紀。臣罔窺理數素昧天人幸際
昌辰敢辭蕪陋謹獻賦曰

緬鴻蒙之初闢邈莫知其紀極仰遼廓而無垠識蒼

蒼之正色渺終古而左旋疇轉輪而不息羅萬象於

周迴建極紐於南北三垣表內外之宮庭列宿畫中

原之邦域園九重兮誰營里九萬兮孰測維邃古之

神靈由天體說到觀天觀天而作則揆茫茫之元化總睿聖之範圍

粵重華之膺籙紹放勳之巍巍初受終於文祖乃躬

攬夫萬幾方類禋之未舉首申命於衡璣蓋執中以

體會於淵穆自觀察而效法其精微亦猶七十載之

體會於淵穆。自觀察而效法其精微。亦猶七十載之
光被四表。其功用惟本天治人而不違。若夫魁衡招
搖之密運。陰陽寒暑之潛移。非叅稽之不爽。何庶績
之咸熙。矧乃天雞曉唱。曦馭晝跋。朝浴滄海。夕耀崑
崙。景近極而炎暑。景遠極而易昏。居牽牛而一陽來
復。舍降婁而春風自溫。燭龍未足誇其光彩。夸父無
由效其駿奔。至夫繼離宵曜。夜光融融。胸朧警闕。臄
魄示冲。應潮汐之消長。從箕畢而澤風日退。度於十
三。遂置閏而成功。再如木德行仁。太白秉義。熒惑主

禮辰緯藏智。惟填司信位。王四季。或期歲。而周天。或

累年。而遷次。或方進而復留。或既分而忽會。信薄蝕

之有常。乃伏見之難泥。初偶乖於累黍。久漸易其機

以上言二五常變不同。必須幾衡以測定之。

樞何以測筭。不失於晦朔。氣數罔愆於盈虛。惟至人

改註題密麗

德合蒼昊。制準乾圖。璣運外而規圓。衡當軸而虛中。

兩極相望於直距。九行環繞夫紫宮。大梁實沈之周

列。鶉首鶉尾之麗空。四遊兩環。定經緯表裏之準。三

辰六合。挈卯酉子午之針。運躔離於晷刻。轉造化於

尺尋。東作南訛。畢協於節序。攝提孟陬。宛肖夫天心。

隨波降升。似昭回之銀漢。與日環遶。象靈鳥之迅飛。

尺尋東作南訛。畢協於節序。攝提孟陬。宛肖夫天心。

隨波降升。似昭回之銀漢。與日環遶。象靈鳥之迅飛。
晝晦重陰。而儀度不愆。烈風雷雨。而僭忒不譏。飾以
弘珽。綴以美璣。瓊壁精瑩。雲霞之色可挹。夜光璀璨。
星宿之芒依稀。雖曰以管窺天。何能持小而測大。要
之因衡察象。實可殊途而同歸。後若萇弘子韋之探
贖索隱。梓慎裨竈之極渺窮工。殷周之巫咸史佚。魏
齊之石氏甘公。王朔唐昧之觀星候氣。尹臯吳範之
視日覘風。漢唐則壽昌一行之術密。宋元則沈括守
敬之業崇。其用器也。踵事而增華。敷衍而不窮。或造

又窮其委而歸之不能外我

輪扇而刻木。或倚渾儀而鑄銅。或削蓮花以傳箭。或
斲觚稜以盤龍。誰能不祖奧旨而述成規。遂可察氣
數而合蒼穹。豈若倚蓋彈丸。蟻旋磨轉。術家之微渺
無聞。法象之探索猶淺。彼張衡之藻翰稱工。洛下之
經畫推善。靈憲之圖書猶存。歲差之考稽難舛。損益
適宜。縮贏合撰。足以驗同氣於天人。通至誠於幽顯。
是以帝王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時幾必勅。視聽毋惑。
常扶陽而抑陰。更緩刑而尚德。雨暘寒燠。若其序歲。
月日星順其職。皇猷玉潤而東壁聯輝。帝典金清而
左角不忒。煌煌乎執大象而撫地中。面稽天若。十年

常扶陽而抑陰。更緩刑而尚德。雨暘寒燠者。其序。月日星順其職。皇猷玉潤而東壁聯輝。帝典金清而左角不忒。煌煌乎執大象而撫地中。面稽天若。十年萬億敬抽毫而作賦。若身隨臯夔之班而遊唐虞之世。

博綜典麗之中。而能溯原窮委。酌古準今。平子太冲。不得專美矣。梅公

次第清謐。規模宏濶。雅音經緯。不待曲終。乃奏。

志斷無音焉轉不待道多行矣



出隨氣發委隨古學今平于太

世

萬物妙味事正非短若長韻皇德之授而後事德之
至民不知孰孰平時大衆而無此中而餘天於十平

金臺懷古賦 館課

金臺懷古賦 館課

金臺懷古賦

館課

冀野漫漫。燕雲莽莽。樓煩之碧岫。峻嶒易水之洪濤。
沉澹北走紫塞。鴈門南通。恒霍上黨。拖以漕渠。軸以
太行。誠帝王之都會。豈霸王之封疆。乃若朝陽門外。
桑乾河邊。如雪白沙。如山碧岸。崗陂陁而半畱。路透
迤而中斷。向秋野之蒼茫。對寒流之漫漫。尋昭王之
跡。懷昌國而浩嘆。不辨黃金之臺。焉知碣石之館。當
其戰國紛紜。燕趙雄武。西盪秦雲。東平海霧。戈鋌如
鱗。旌旄如雨。固已俯嶠函而淺衡。湘。誦稷下而陋蒙。

羽且其百里求賢千金市駿郭隗綰縞樂生珮印鳳
不及棲麟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秀菊於是謝禮樂
之干櫓閱武騎之軺衝軾錦車而前鶩驅魚軒而繼
蹤乃飛閣宏敞高榭崢嶸萬乘顧兮駐綵騎旌旆翔
兮進瑤瓊故能設寶器於寧臺陳大呂於元英返故
鼎於磨室植汶篁於薊城至於臨淄有如霆之卒邯
鄲有執箠之賓旣刻有功之印遂疑奇計之臣實爲
謀而不終應感慨於斯晨若乃秋風颯起百卉凄蒼
霜封野樹鴻鴈南翔則有壯士於邑俠客魁壘珮長

劍之陸離冠切雲之崔嵬憑玉砌而唏噓臨青松而

霜封野樹。鴻鴈南翔。則有壯士於邑。俠客魁壘。珮長
劍之陸離。冠切雲之崔嵬。憑玉砌而唏噓。臨青松而
浩慨。長嘯兮撫碧空。短歌兮凌滄海。亦有簪纓公子。
殿省名流。荒郊樽酒。南陌輕艘。看渾河而似帶。望山
雲而如樓。撫石嶙而惆悵。悲望諸之不留。豈若凌霄
飛雨。銅雀鳳凰。玉階金闥。雕柱錦墻。輝煌乎嶽瀆。照
曜乎清漳。不過歌舞之美麗。非有賢俊之遺光。祇響
平陵之夜漏。空留荒苑之宿霜。過之者不思居之者
已忘。嗚呼。鐃鼓齊鳴。簫韶零落。騏驎奔馳。駑駘纓絡。
庭有烏鳶。山有白鶴。曲士升橋。高賢負郭。曾霸圖之。

不。如。况。敢。望。乎。鄙。洛。若。夫。伊。傳。爲。楫。周。召。爲。鐸。吟。白。駒。之。雅。詩。奏。雲。門。之。翟。籥。蘭。臺。石。渠。之。高。楹。白。虎。天。祿。之。廣。幕。聖。澤。雲。飛。皇。恩。露。瀨。英。華。肆。浮。麟。鳳。當。道。不。藏。無。用。之。器。不。愛。非。常。之。寶。則。亦。有。抵。玉。驚。禽。揮。金。薙。草。况。乎。隣。斗。極。之。光。輝。邇。天。漢。之。波。濤。又。何。必。徘徊。幽。咽。向。茲。臺。而。游。敖。哉。

才藻從橫與會標舉

梅公

深得曲終奏雅之義

懋勤殿賦

擬館課

深得曲終奏雅之義

懋勤殿賦

擬館課

黃扉日麗。寶笈雲開。帝座之光華正燦。東壁之淑氣
迎來。道衍圖書。法象觀乎天地。學深墳典。奮迅擬乎
風雷。我

皇上峻嶷。敏睿麗正。凝神本精。一以立皇極。建中和
而定羣倫。納諫不遺。葑菲招賢。旁及隱淪。武庫森嚴。
捷伐悉遵。

廟筭九功。歌敘民隱。日達楓宸。固已樹儀型於百辟。
貞仁壽於千春。若夫煥太乙之禱皇。曜句陳之暉麗。

黃雲紫蓋輪囷鬱其上。浮蘭朶金莖。灑渺翔於天際。
珠宮貝闕。複道斜通。銀榜璇題。交衢迢遞。飛重簷以
切霞。爛丹壁而流黠。龍舸泛萬頃澄瀾。長楊帶千章
蔚鬱。斯又足莫六鰲而鞏四極。應三垣而馭五緯。爾
乃廣闢別殿。宏貯縹緗。鴻濛矗而竦峙。觚稜啟而景
彰。揭組幔於芬楣。垂綺錦於虹梁。甲帳之月光如雪。
秘幄之芸火生香。瑤函左列。竹素盈牀。五庫標目於
西清。四類克帙於東廂。犀籤重積。玉軸焜煌。未足矜
宛委之寶冊。何須論天祿之蘊藏。當夫金門朝罷。宣

政宴餘。鸞珮聲遠。鳳扇影徐。名儒招從。白虎大雅。延

宛委之寶冊。何須論天祿之蘊藏。當夫金門朝罷。宣
政宴餘。鸞珮聲遠。鳳扇影徐。名儒招從。白虎大雅。延
自石渠。究道系於洙泗。證心法於唐虞。無黨無偏。闡
維皇之敷錫。天秩天敘。繹臯陶之訏謨。旣朝乾而夕
惕。復無倦而有恒。顧民瘁之可畏。識當位之利貞。尊
所聞而行所知。高明光大。有治人斯有治法。深切著
明。斯乃懋勤之實政。匪僅肇錫以嘉名。矧夫歌叶雅
頌。文儷誥盤。懸針倒薤。戲鴻騰鸞。雲氣芝英之簡淵。
淳岳峙之觀。漢武望而廢牘。章帝顧而輟翰。以此乘
泰運而御六龍。映晨光而翔五鳳。采太史之陳詩。第

羣臣之嘉頌。而時幾勅命。祁暑思艱。心游農野。道契
先天。夜如何其。夜未闌。瑤編萬卷。寶炬殘流。月曛曛。
兮素華滿。北斗低昂。兮殿閣寒。豈比夫甘泉暉章。長
樂未央。凌霄飛雨。蒞若披香。九華仁壽。百福靈光。列
焚燎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璫以居楹。裁金璧
以飾璫。祗矜制度之煒煜。何敢希道德之輝光。况乎
文教敷宣。天威遐被。都護方開。劍閣雲將軍已定。三
湘地碧。雞金馬之修祀。無勞蒟醬。橦華之輸將。遂易
百禮具興。萬舞咸備。

皇情悅愉。羣臣旣醉。降網縵調元氣。阜財解愠。薄賦

百禮具興。萬舞咸備。

皇情悅愉。羣臣旣醉。降網縵調。元氣阜財。解慍薄賦。寬徭踰於穆之緝熙耳。擊壤之歌謠天下。棄僞而返本。敦朴而去澆。追太始之元化。偕垂脊而逍遙。謹摛辭而頌。

聖主。微臣敢自託於王褒。

莊重典雅。復見都俞喜起之象。

梅公

動宕處音節鏗鏘。可謂宮商協應矣。而組仁織義。更非賦家麗則可到。

長白山賦

維輿圖之廣大。山川鬱紆而蜿蜒。實融結於太始。乃
通氣乎乾坤。環九州而綿絡。類枝柯之敷宣。仰北條
之弗律。望滄海而蠶延。根彌固於華岱。直嶢嶢而造
天。雲中玉液。分派飛泉。鴨綠南迴。而浩蕩混同。北遶
而澶潒。若夫石壁崑崎。嵯峩萬丈。槩太清觸緯象。摘
列宿於楹楣。邇天漢之灑曠。遠視則百嶺俱青。近循
則一巖千狀。決飛瀑於層厓。汔盤渦於壘嶂。映朝日
而如金。隔青杉而若幃。旣半散而照爛。輝天闔之閭

形其險與

闔背藏太古之冰雪。面對神山之宕漾。乃其素煙晚

山嶽其烟日之美

拖白霧。晨縈或下橫而凝帶。或上冒而似纓。日月隱

蔽以成陰。虹梁倒掛而崢嶸。二韭四明五輿三菁。峨

嶠太白。廣霞赤城。曾未足方其崇萃。並其邃清也。千

里之內。萬山駢擁。劍戟排連。勢若相拱。擬五瑞之偕

言其

來。望紫宸而遙竦。錫碧金銀。衆色炫動。遠近輕濃。窈

蔚森聳。一旦觸膚寸而滃然也。飛流崩壑。噴雪迅霆。

蹴崖轉石。澎湃鏗錡。不崇朝而雨天下也。豈比於崩

崖之青青。其上則有猿獠狸獾。犴狻紫貂。白狼

狡兔。飛鼯。貍豹。熊羆。獬廌。擲飛捷於窮巘。踔空

施之青青。其上則有猿獬狸獾犴狻狻紫貂白狼
狡兔飛鼯。貍豹熊羆。獬麋麋。擲飛捷於窮巘。踔空
絕於深壑。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悲鳴。其下則有
丹石白拊。琳瑯砒砒。縹青結綠。瑊玕昆吾。磊砢磷爛。
螺螄相扶。間以華芝靈藥。采色叢敷。醴泉涌出於其
側。經崎嶇。傾注而旁趨。至於鴻鴈雕鵠。鷹隼鷓鴣。交
精旋目。繁鷺競翔。更有珍異之鳥。彩翰朱裳。禽經不
載。漢賦未詳。巨樹陰林。樛枝叢倚。合抱連卷。形質嶮
巖。垂條扶疎。落英幡纒。霜霰之所沍凝。風雨之所交
砥。連醫閭之暮光。接扶桑之晨菲。良真宰之所寶護。

結。歸。鍾。毓。篇。之。綱。

故鴻龐於茲而初啟。遂誕毓乎神聖。同貞符於丹水。東燭員嶠。西耀崑崙。北熿幽崖。南震朱垠。陸讐水慄。無不奔走而來賓。

皇帝儲精垂思。耀德布恩。翱翔乎書圃。逍遙乎禮園。歌清廟之雝雝。載洪願之翻翻。望豐鎬而顧念。升盼蠻於帝閭。坐法宮。遴近臣。歷吉日。協良辰。乘星犯露。尋崖剪榛。靡薜荔以為席。喻流霞於通津。紛長松之謾謾。見仙鹿之牲牲。藹續紛兮獻玉竿。闕天關兮開地垠。光絢爛兮錫鈍。嘏秩俎豆兮千萬春。

體襍漢唐此有意臨摹者

地垠。光絢爛兮錫鈍。秩俎豆兮千萬春。

體襍漢唐此有意臨摹者

公

不侈不嗇居然雅奏



漢元六年通和卷之三



不終不啻風然錄

豈新美惠此亦意謂舉

無登二十一史論

館課

或德宗東漸書

二十一史論

館課

蘇洵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是不明尚書之義。春秋之旨也。夫經史之法。同條共貫。尚書備帝王之業。經也。而通史。春秋定萬世之憲。史也。而為經。修史者。蓋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辭備。此史之士也。事辭章而道義猶不悖焉。次也。二者皆失。斯為下矣。嘗讀古今之史。約畧論之。司馬遷史記。創為義例。上下三千餘年。為五十餘萬言。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意深遠。則

史之得失。具此數言。可為論史權衡。

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文愈簡。隱而彰。直而寬。非
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爲之。班固西漢書。自武帝以
前。守其說而不敢變。其所自爲。贍而不穢。詳而有體。
經緯錯綜。瞭如指掌。亦古今之良史。司馬之流亞也。
然自謂漢運紹堯。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居攝不附。
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安能遠劉知幾之所短哉。
王通曰。遷固而下。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總引仲淹極得斷之
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叅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
無緒乎。嗚呼。難言之矣。范蔚宗東漢書成。自謂體大

而思精。由今觀之。論竇武誅中官。爲違天理論。班勇

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亦而不。一。可。陳。專。者。竊。而。無。緒。乎。嗚。呼。難。言。之。矣。范蔚宗東漢書成自謂體大

而思精由今觀之論竇武誅中官爲違天理論班勇

使西域爲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吏升忍恥之

蔡琰於列女志王喬之鳧履記左慈之羊鳴詭譎不

經文辭繁縟春秋之義於斯盡矣然論序詳明不可

誣也陳壽述事簡嚴張華尤善之乃以父髡之故謂

武侯不逮管蕭以索米之故而丁儀遂不得立傳且

帝曹魏而寇劉漢所謂正大義以黜僭竊之義謂何

使非習彥威辨之綱目正之大統不幾終紊乎貞觀

時以何法盛等晉書未善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至

宣武本紀陸王二傳煌煌御撰何其盛也然而史官之事至以天子臨之且志傳分手叢冗駢麗語林世說盡入青編幽明搜神咸被採錄何可不辨也宋書本承天之舊事雜魏晉失於限斷沈約創志符瑞不經甚矣子顯齊書實因江淹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思廉梁陳二書實率父志祖父揚各言多不典然而倉皇變亂之際鑿戒頗多不可得而泯沒也收之後魏借公報私毀譽失實百藥北齊避諱畧號遷就弗端後周牛弘惟務清言德棻繼之率多抵牾

後之君子何以覽觀焉李延壽南北二史刪畧繁蕪

遷就弗端。後周牛弘，惟務清言。德棻繼之，率多抵牾。後之君子，何以覽觀焉？李延壽南北二史，刪畧繁蕪，編摩簡徑。北之正史，實爲過之。魏徵隋書，本末備舉，倫貫有敘。陳壽以來，罕有其儔。劉昫舊唐書，府兵無志，藩鎮無表，是昧制度之原，忘喪亂之本。長孫與敬宗並書，昌黎與禹錫同傳，則賢否無別，功罪等觀。目劉蕡以文苑，而直節泯然；例吳淑以外戚，而卓行蔑著。則大節揜於細謹，高德蔽於閹閹。此曾公亮之所以致譏，而歐宋之所以釐正也。新唐書雖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而削去詔令，王言無徵，多用奇字，讀者易

厭。姓。氏。多。訛。年。月。屢。異。君。子。嘆。之。矣。蓋。歐。宋。平。分。學。
術。稍。殊。固。不。若。五。代。史。之。獨。出。一。人。也。其。文。簡。遠。澹。
微。解宕。當。雲。擾。爪。分。之。日。而。君。臣。上。下。之。交。治。亂。興。亡。之。
故。一。唱。三。嘆。迴。環。不。已。蓋。與。司。馬。相。表。裏。矣。史。之。有。
本。紀。史。之。綱。維。也。古。之。史。本。紀。立。而。全。史。具。宋。史。舉。
駁。雜。細。碎。志。傳。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本。紀。發。凡。起。
例。舉。無。要。領。載。事。立。傳。不。辨。主。客。互。紀。則。複。累。而。無。
章。迭。舉。則。錯。迂。而。寡。要。且。卷。帙。最。繁。而。缺。畧。不。少。如。
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曾。公。

亮。論。方。畧。之。詳。又。如。史。彌。遠。傳。但。序。官。闕。兼。載。奏。章。

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曾公亮論方畧之詳。又如史彌遠傳但序官闕兼載奏章。褒刺失據。褒鉞無憑。何其疎也。金史簡潔遠勝宋遼。蓋元好問之原本佳耳。元史雖才集衆長而削藁迫促。夫龍門扶風父子相繼。梁書陳書十載告成。而今限以條例。要以時日。欲成一代良史。胡可得也。史才實難。自古嘆之。揭傒斯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然則必才備三長而克己無我。幽明不愧。乃能誅姦諛而發潛德。安得司馬君實。朱元晦其人而與之。

議史事哉

劉知幾史通一書辯則辯矣未免過刻余嘗謂史
自遷固以下不得不推歐陽次則隋書李延壽亦
敷贍然不及蔚宗而優於隱侯此論蓋總其大凡
而言之梅公

直述舊說略著一二語諸家得失已辨

此先大夫館課也先大夫以順治壬辰官庶吉士
故事館中試五日乃納文孟縣薛公行屋任教習
恐倩客代作每題下閉館竟日必得卷乃肯去嘗
朝罷踏雪入館日加已命二題坐瀛洲亭上待融
冰江視操筆甲乙畢試日未昃也康熙己未先大
夫復官翰林閣與諸後進先生說當日事撫然瞻

若以為異聞蓋館試之嚴絕於前後
矣戊辰三月男溥較遺文及此敬識

朝罷踏雪入館日加巳命二題坐瀛洲亭上待融
未江視操筆甲乙畢試日未朕也康熙己未先大
夫復官翰林闕與諸後進先生說當日事撫然瞻

若以爲異聞蓋館試之嚴絕於前後
矣戊辰三月男溥較遺文及此敬識





夫此則三民長幼婦孺皆知之理也夫此則三民長幼婦孺皆知之理也夫此則三民長幼婦孺皆知之理也

十三經注疏論

夫此則三民長幼婦孺皆知之理也夫此則三民長幼婦孺皆知之理也夫此則三民長幼婦孺皆知之理也

十三經注疏論

自伏羲畫八卦而象數著。唐虞垂典謨而道統開。姬公作禮樂而制度備。孔子贊易刪詩書作春秋而天

數行括義已盡

人性命之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昭於萬世矣。秦火之後。六籍殘缺。漢儒收拾補綴。參互考訂。歷晉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及宋元學道者益衆。經旨益明。其間得失詳略。可得而論焉。言易始於田何。傳於梁丘賀。又有京房費直之學。陳元鄭衆傳之。凡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費氏興而田何

源流明若

指學

遂息梁陳以來鄭康成王弼二註並列學宮鄭則多
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故鄭學
浸微而王註獨盛其析義精深漢魏而降罕出其右
而微雜老莊爲兩晉虛無之祖後儒譏焉然欲一槩
廢置則過也韓康伯邢璣之徒因而疏之唐孔穎達
與顏師古撰正義亦以弼爲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
象有象而後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
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善
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朱子曰泰

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

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
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
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伊
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言理。而本義則又兼言
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備矣。其
他若李鼎祚之纂集訓解。熊過來知德之殫力象數。
其亦輔程朱之不及者乎。尙書則伏生口傳二十八
篇。作傳授同郡張生。其後分爲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而歐陽最盛。是謂今文。魯恭王得壁中藏書。孔安國

校之得二十五篇。是謂古文。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
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揚
雄。杜預之徒。皆未及見。故左傳所引者。預輒注爲逸
書。獨其訓解。頗多疎淺。往往與經旨不合。未子疑是
晉宋間人。僞撰。有以也。孔穎達正義。旨趣多乖。惟宋
儒蔡沈集註。頗得其要。金履祥表註。王栢書疑。魏了
翁要義。亦多可採焉。詩三百五篇。遭秦獨全者。以其
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魯有申公。齊有轅固。燕
有韓嬰。又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是爲毛

詩。鄭康成爲之作箋。齊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有韓嬰又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是爲毛詩。鄭康成爲之作箋。齊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其宣釐正風。不可貶也。疏之者。惟劉焯兄弟爲善。朱子博考諸家。斷以已見。取裁廣而立義。卓信超出百家矣。獨詆斥大小序最嚴。門人多有疑者。竊以爲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卽詩而論之。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必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藉令深得經意。序不作可也。雅頌之文。辭易知。而意易明也。獨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

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且其說往往與左傳合子夏左氏皆親見聖人而聞其筆削之意豈盡無據乎朱子以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其說誠正矣然左傳記季札來請觀古樂而邶鄘鄭衛皆在所歌使其爲里巷狹邪之作則魯之樂工安能歌異國淫泆之辭而季子又從而聽之乎故大小序毛注鄭箋與朱子集註並

行可也。夫子春秋本文世所不見所編古經則皆自

又從而聽之乎。故大小序毛注鄭箋與朱子集註並
行可也。夫子春秋本文世所不見所編古經則皆自
三傳中擇出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如公及
邾儀父盟於蔑也。左氏以爲蔑而公穀則以爲昧。如
築郿也。左氏以爲郿而公穀則以爲微。會於厥憇也。
左氏以爲厥憇而公穀則以爲屈銀。至於君氏尹氏
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將以何爲是乎。此三傳經
文之不能盡同也。漢初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董仲
舒以公羊顯於朝。至何休作解說。覃思十七年。可謂
專矣。而多引讖緯。何可訓也。穀梁自孫卿申公五傳

至宣帝特好之。范甯父子世守其業，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可謂善矣。而論者猶以其學不經師母，乃刻與况乎徐彥、楊士勛之疏，爲邢昺所是正者，又何足道也。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而杜預註盛行於時。預之言曰：左氏受經於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久乃得之。其論至精，且星曆地理必考其詳，方言謠辭皆窮其義。後人不能易其說焉。間有棄經信

傳者，凡於傳例不合，不曰傳之謬，而曰經文闕漏，則

言謠辭皆窮其義後人不能易其說焉間有棄經信

傳者。凡於傳例不合。不曰傳之謬。而曰經文闕漏。則其蔽也。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孔穎達正義。則又依劉學而損益之。此三傳註疏之大略也。至胡安國始以其意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其書固所以明綱常正人心定國是垂法戒非經生之作也。若其書字書名稱人削爵之例。多有自相牴牾者。謂極。對。酌。盡得聖人筆削之旨。不敢信也。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尚書。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今取士專主胡傳。士子儻耳剝目。刺取左氏之字句。以克帖括。蓋有

傳業爲大師射策爲大官而目不覩三傳之全文者
矣其陋不已甚乎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
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魯淹中然皆
止於士大夫禮其朝覲會同郊祀大享逸而莫考河
間獻王奏之朝合五十六篇宣帝時后蒼深明其業
爲曲臺記以授戴德戴聖慶普三家並立學宮鄭康
成宗小戴作儀禮注而慶氏之學至曹褒失傳夫克
已復禮之功不出視聽言動之間而動容周旋之際
卽性命精微所寓則儀禮一書豈非學者最宜盡心

者乎獨其文辭質奧韓愈猶病難讀况下此者乎周

卽性命精微所寓則儀禮一書豈非學者最宜盡心者乎。獨其文辭質奧。韓愈猶病難讀。况下此者乎。周禮之得入秘府也。亦自河間獻王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夫司空掌邦事。居四民。時地利。考工何足盡之。其得立學宮也。自劉歆始。杜子春因以授鄭衆。賈逵。厥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其有釋有疏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彥始。聖人致太平之迹。獨賴此編之存。漢武以爲黷亂不經。何休以爲六國陰謀。旣不足知之。而劉歆用之以輔莽。王安石用之以變法。後人遂以爲周禮不足致治。亦已過矣。

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十篇。上於朝。劉向檢所得合爲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康成又爲之注。康成於三禮功最深。考究名物象數曲盡其詳。朱子深許之。晉宋以來。皇侃熊安生禮業最著。孔穎達據以作正義。宋儒篤信遺經。淳熙有俞廷椿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錄。陳澔採衆家以爲集說。吳澂合三禮以爲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

可言者。朱子欲考定三禮。請於朝。不果行。止修復王

爲集說。吳澂合三禮以爲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
可言者。朱子欲考定三禮。請於朝。不果行。止修復王
朝等禮。喪祭二禮。付門人黃幹。紹成其書。曰通解。汪
克寬又因其成法。爲補遺。今之學者。倘以朱子之意。
折衷全禮。彙爲一經。俾海內獲誦習古禮之全。則諸
儒。衛。翼之功。得收實用矣。論語則何晏集。孔安國七
家注。成之。皇侃本。衛瓘十三家說。疏之。孟子則趙岐
註之。張鎰。丁公著。釋之。孫奭。據以作正義。當時並稱
精確。由今觀之。於孔孟一貫。忠恕。性善。盡心之旨。視
程。朱。猶霄壤也。孝經爲河間顏芝所藏。獻王得而上

諸朝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與尚書同出孔壁者凡
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之劉
向典校經籍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鄭康成皆爲
之註唐明皇取王肅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爲注
邢曷作正義疏之司馬溫公范蜀公皆尊信古文指
解朱子爲刊誤亦復多從古文明呂維祺作大全本
義集諸家之大成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當
立之學宮與論孟並爾雅始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
九流之奧旨也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

心十八載草木魚蟲名物訓詁昭然備晰蓋古人之

九流之奧旨也。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心十八載，草木魚蟲名物訓詁，昭然備晰。蓋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但古人之義理難明也，實古今之事物不同名號，各異爲難明也。明爾雅則可以識箋注之旨歸也，可以尋古人之精義也。外此論體製則有說文諸書，辨音韻則有四聲譜諸書，皆所以輔爾雅而備同文之治者也。可以其爲小學而忽之哉！總而論之，漢儒去古未遠，師友轉相傳授，淵源有自。後儒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

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鄭康成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於數。得聖人之博。宋自周程張邵逮於朱蔡。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深究其妙。不泥前人之說。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若偏主一家。是漢儒宋儒之經而非聖人之經也。豈深於經者哉。

悉本先儒成說不敢妄出意見

自記

漢儒注經而經存。宋儒說經而經亡。三經注疏向頒於學宮。何以悉束之高閣也。

梅公

淵流條晰頗具折衷

向頒於學宮何以悉束之高閣也

梅公

淵流條晰頗具折衷



晉菴先生遺稿論

卷三



識流淵源具其衷

兩浙明兩浙運使傲轅張公傳曰古人流流與張

兩浙明兩浙運使倣轅張公傳

張公諱正學字宗儒號倣轅睢州人世居潮莊之南
三里父諱權號樂菴累贈中憲大夫廬州府知府母
王氏累贈恭人公丰儀秀偉孝友天成十歲授尚書
爲文落落有大家風弱冠入府庠食餼名聲藉甚萬
曆癸卯舉於鄉公車歸櫬戶著書泊如也癸丑成進
士以素恬淡嗜讀書請改教職甲寅補順天府學教
授董率維勤乙卯門下士獲雋者十餘人是年陞國
子監助教丁巳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秉公執法

多所平反。時南臯鄒公爲侍郎，嘆服之。嘗云：張君精神收斂，退藏真是歸根之學。由是名益著。辛酉陞廬州府知府。下車卽修學宮，鋤衙蠹。廬郡承平日久，城池頽壞，捐俸築濬，尤杜絕饋遺。有庫吏暮夜以金盃等物持獻，欲有所關說，面叱之，加以重法。於是群吏人人股慄，凡斷事平心細訊，必得其情。時巡按某受重囚賅，欲盡釋之，公持不可。又票取無碍官銀千金，亦不應。巡按大怒，思借事中傷，搜索無隙，乃止。稍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慨然曰：古人急流勇退，吾可已矣。遂致政歸里，居竿牘，不入公庭。課子孫讀書。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慨然曰：古人急流勇退，吾可已矣。遂致政歸里，居竿牘，不入公庭。課子孫讀書，教以孝弟謹厚。每遇豪橫不法事，輒爲之憤懣。至終夜不寐，嘗曰：凡做事，只要自己心上打得過，便爲之。打得不過，卽毋爲。睢之婦人孺子，無不稱之爲善。張云：是時袁大司馬可立、楊大叅堯華、余光祿化龍皆以耆碩里居，相與聯席結社，碁酒娛樂。修者英香山故事，鄉里榮之。至有傳爲圖繪者。年七十有七卒，崇祀鄉賢。配李氏，累贈恭人。早卒，繼配孟氏，累封恭人。另：一辰垣生員孫二，銘鼎廩生，銘旂。庚戌進士杞縣。

劉文烈公誌其墓

論曰吾郡自萬曆以後士大夫習爲驕奢凌虐鄉里
至今道路以目而公獨以善張著今考其行事蓋真
秉道絕欺確乎不可拔者矣其子孫皆恂恂善下人
雖通顯猶杜門誦說詩書無輓近儂薄之習謂非公
之留澤遠乎余故爲紀之使後進有所觀法焉

傳中之意總於論中發之以勸以誠

梅公

公澹素有賢稱固足紀述先生遠慮尤不可沒

樊隱君傳

樊隱君傳

樊隱君諱夢斗字北一號文成明崇禎壬午鄉貢廷
試第二人嘗上書闕下請爲國家效力封疆奉旨報
可稱隱君者從君晚志也其先世小興州人明成祖
時奉詔遷文安遂爲文安人高祖諱瑀成化甲辰進
士筮仕浙川令爲刑部曹郎日逆瑾用事平反主事
安奎獄面折瑾因忤旨酷暑跪午門三日會瑾敗轉
四川順慶府知府稱名臣瑀生續續生潤皆長厚有
隱德潤生效才萬曆癸巳恩貢入太學葉文忠公爲

大司成嘆賞其文與閩漳蔡震湖大名成文穆公高陽孫文正公名相埒除知文縣調靜海教諭改建文廟多士頌服陞河南府學教授致仕隱君之父也君少穎敏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於書無所不讀嘗苦漢賦用事多隱僻爲之音釋句櫛字比展卷瞭如著中庸講義原性道究天人精義入微桐城左忠毅公見之曰此洙泗真傳也當君應廷試時國事孔棘自以累世受君恩且才可濟時欲效尺寸力率同貢十餘人上書將受職矣無何以內艱歸君至性過人平

日事親色養甚篤至是慟哭出都門跣行三百里囊

餘人上書將受職矣。無何以內艱歸。君至性過人。平
日事親色養甚篤。至是慟哭出都門。跣行三百里。襄
大事。誠信備至。撫兄子愛而能勞。舉人王膺其姪婿
也。殉寇難。遺孤呱呱。君收養之。使與子翰同寢食。學
同師。兩姊貧無所依。生死周卹。不遺餘力。論者以爲
內行純篤。彷彿陽亢宗云。邑中築城濬河。賦役鹽鐵。
諸大議。人所畏。莫不敢言者。輒言之。鑿鑿可見。諸行
事。其屯海八議。侍御吳公稱爲經國石畫。將上之朝。
會亂不果。值明末都城之變。俯仰唏噓。旣力不能爲。
遂絕意仕進。攜家入桐栢山中。偕二三老友。攀枯藤。

捫蒼壁翠屏。玉女龍潭石門。號淮源勝地。無不窮極
幽絕。詩成放歌浮白。慨然有超世之槩。病中遺命子
翰曰。死卽葬我山中。百歲後樵採茲土者。指某丘某
水爲隱居樊某遊釣賦詩處足矣。所著有駐槎亭詩
集若干卷。子翰順治甲午拔貢。康熙丙午京闈鄉薦。
今在睢州學正。以文章行誼著。

湯斌曰。余官京師。與同門文安高君遊。詢其鄉里故
實。娓娓談樊氏世德。不衰云。後過蘇門。孫徵君先
以高陽文正公藏稿復得。讀其所爲樊氏家傳。

蓋自順慶公以直道著於弘正之間。二百年來家學

如外詩變止世德不現云行進奮門孫衍不
高陽文正公藏稿復得讀其所爲樊氏家傳

蓋自順慶公以直道著於弘正之間。二百年來家學
不替。三輔世族莫敢望焉。隱君明經好古博極羣書。
孝友篤行。內外無間言。若夫磊落大節。盱衡時事。鬱
鬱未能表見於世者。時人未能盡識也。後之君子好
學深思。讀其遺集。亦可慨然太息。想見其爲人矣。

逐段結構整而不亂。論感慨而多風。

梅公

一傳孃孃煙靄隨風飄。結論則徵文獻而實之。歛
歛以寄其向往。卽其人蓋可知矣。

一 難以其其向至則其人徒其以

一 難以其其向至則其人徒其以

難以其其向至則其人徒其以

難以其其向至則其人徒其以

難以其其向至則其人徒其以

難以其其向至則其人徒其以

難以其其向至則其人徒其以

難以其其向至則其人徒其以



王氏五節烈傳

王氏五節烈傳 王氏五節烈傳 王氏五節烈傳

王氏五節烈傳

山東新城王氏有烈婦三曰孫氏于氏張氏節婦二
曰張氏高氏孫氏者浙江布政使象晉之冢婦生員
與齡之元配也事舅姑以孝聞崇禎丁丑與齡省布
政公於武林病卒孫氏欲以死殉既而顧念藐孤謝
簪珥篝燈課讀俾克成立壬午十二月朔大兵破新
城家人勸避匿孫氏曰婦人非傳姆不下堂我未亡
人也有死而已遂投井死越三年甲申李自成陷京
師則有孺人隨侍御公與肩夫婦殉節之事時侍

御方以建言左遷家居。聞變以死。自誓或言公無封疆社稷之任。幅巾野服。可畢此生。無爲徒死也。孺人獨不言。旣而曰。妾從君稱命婦矣。君爲忠臣。妾獨不能爲烈婦耶。遂登樓相對自經。死。子士和泣曰。父死忠。母死節。兒何心獨生。亦自經於其旁。而士和妻張氏先於壬午城陷自經死。壬午城陷時。王氏父子兄弟殉難者。曰貢生與朋。與其長子舉人。士熊。次子生員士雅。士熊妻張氏。年二十一。士雅妻高氏。年十九。兩人同矢志守貞。事孀姑盡孝。兩家皆名族。高氏

尤貴盛。布衣糲食。有人所不堪者。紡績自給。孀黨罕

九兩人同矢志守貞。事孀姑盡孝。兩家皆名族。高氏尤貴盛。布衣糲食。有人所不堪者。紡績自給。孀黨罕見其面。惟元旦一出拜家祠而已。守節十八年。張氏卒。又二十年。高氏卒。皆無子。

湯斌曰。新城王氏。簪笏盈庭。以文章勲代。著聲當代者。踵相接矣。侍御公尤以忠烈著。一門之內。子孝臣忠。可謂極盛而闡範。尤焯焯如此。豈正氣偉節。有以相感耶。抑家訓之浸漬。有素也。孫孺人爲婦。爲妻。爲母。皆有法則。而侍御公歷官清白。常巡茶馬。齷政稱廉。仕矣。家無長物。于孺人儆戒之力居多。世固未有。

潛者先生遺和卷之三

平日不能盡道而能自靖於患難之際者也張孺人以少年慷慨殉難兩節婦貞操久而彌堅尤人所難者士君子立名砥節常壞於因循卽或勉強於初年而不能不渝節於末路吾故合傳五節烈爲世示法焉

敘得纍纍如貫珠

梅公

如峭崖嶄壁直挺孤松令人攀附路斷

錯綜有法覺太史諸合傳猶有針線痕跡

廣西叅議戴公傳

廣西叅議戴公傳

戴公諱璣，字利衡，號紫杓，福建長泰人。父封奉直大夫，諱焮，好義樂施，雖家世通顯而布衣徒步，澹如也。公與弟璐，學生有異徵，少力學，厭時文熟爛之習，爲文原本理要，涵演貫通，赫然而聲諸生間，弱冠領鄉薦。順治己丑成進士，授戶部雲南司主事，出納惟慎。辛卯分較京闈，所得多知名士，權關淮安，持大體不尙苛細，商旅便之。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廉靜自持，人莫敢干以私，權貴有忌之者，例轉湖廣按察司僉事。

整飭上江防道時滇黔未入版圖軍書繹騷公按部徧履山川得其阨塞要害乃自岳州至嘉魚立七汛蠲俸造哨船募兵巡邏萑符無警洞庭湖盜賊出沒糧艘賈帆時多不虞公復設三汛申明法令湖湘宴然洪文襄公經畧五省統兵勦西山羽檄旁午公咄嗟立應軍需無誤而民不知兵文襄公深器之曰此韓范儔也尋遷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分守西寧道楚民號泣攀轅至遮道不得行而封公訃音適至公徒跣奔喪哀毀盡禮服闋補廣西右江道駐柳州先是

東闡土酋韋兆熊土日龍苗黃周等構亂日久公宣

跣奔喪。哀毀盡禮。服闋補廣西右江道。駐柳州。先是東關土酋韋兆熊。土目龍苗黃周等。構亂日久。公宣布德意。不旋踵投戈請命。嗣值大酋唐應元之亂。斬渠魁梁邦傑以殉。徭獞諸蠻畏懷德威。頑梗盡化。柳堡屯田。寄佃於民。旣輸軍租。復應民役。編戶苦之。公爲申請督撫。具奏獲免。復修葺文廟。及羅池司。戶二賢祠。柳人烝烝向學。遠近德之。公宦轍所至。多值繕兵。屯餉。徭獞交雜之地。而寬猛相濟。先恩後威。無赫赫之名。而能使反側歸心。蓋其本於學者深。非權術以就功名者比也。會有裁併監司之令。因解任歸杜。

門却掃足跡罕至郡城課督諸子教以忠孝大義甲寅耿精忠反臺灣賊據海澄有言於公者曰盍一見乎可以免難公正色曰生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叱去乙卯夏賊圍漳州時次子鱗爲海澄公裨將守東門賊刦公至城下使招鱗降公厲聲大呼兒努力堅守勿以老人爲念賊怒牽之而去城破鱗巷戰死闔門爲俘公曰鱗兒死王事吾無憾矣丁巳二月大兵復漳州賊遁去公與子鏞等乘間扶攜入山而元配黃恭人併諸幼子爲賊執赴臺灣人以公且不能堪

而公壯志不少挫也戊午六月海寇復犯澄邑及長

黃恭人併諸幼子爲賊執赴臺灣人以公且不能堪而公壯志不少挫也。戊午六月海寇復犯澄邑及長泰公再被執渠帥曰。崛強老猶在乎。今日順則生不順則死。公慷慨曰。吾年七十餘死固其所也。曰如諸兒何。公曰。兒曹死生有命。吾頭可斷志不可奪。目直上視氣勃勃不可禦。賊本無意殺公。幽之密室。歷年餘終不屈。朝夕誦文信公正氣歌以自壯。一日顧謂子銑曰。吾久辱不死何爲。遂不食。數日後病甚。蕭衣冠命銑扶掖北向再拜曰。臣死命也。當爲厲鬼以殺賊。因慷慨悲歌。大書惟忠惟孝可以服人。數字嘔血。

歿升而死時康熙十八年六月望日也年七十有四
逾年耿逆伏誅臺灣相繼歸附子鏘以殉難贈都司
僉書其孫灑以別駕謁選至京敘公行事聞於朝而
睢陽同年生湯斌爲之傳

贊曰公敷歷中外所至具有聲績年七十餘已去官
而父子先後殉寇難可不謂賢歟公先世中丞公當
明嘉靖時治河撫軍名業爛然司馬公於萬曆間平
岑溪府江諸蠻功最著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他如太
僕之剛直方伯之清介皆有足多者而公父子以死

事著勲名節義豈獨甲於閩南哉

僕之剛直方伯之清介皆有足多者而公父子以死
事著勲名節義豈獨甲於閩南哉

前半平敘精神團聚處在死節一段○余昔筮仕
龍城爲公屬吏見其嚴氣正性知爲平原睢陽一
流至其撫循誘掖尤稱知己今讀斯文不覺動劍

匣書樓之感

梅公

敘事嚴整行間時繚深冷語想見廣平賦梅風流

除事繁雜不
餘暇必讀書見其平風淋風

圖書對

我至其
日今爾漢文不學龍

諸英公風爽良其
五

浦半午餘
一
○余昔

事嘗無谷
立
中
南



處士孫君傳

昔孫君對
孫君
及

系古事傳
三
古
宋
我
入
故
古
重
心
三
三
之
寫
日

處士孫君傳

孫君諱博雅字君僑容城人。徵君鍾元先生之第四子也。幼端重不苟嬉笑。同學生見之輒爲歛容甲申年十五應童子試提學御史陳公純德賞其文將放榜。值流寇陷京師。陳公殉國難。君遂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從徵君避亂於雙峯。一時同避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譚兵事。君獨日攜書卷坐古栢下。與人語唯經史。及古今忠孝節義事。娓娓不倦。曰。他非我所知也。徵君將遷居蘇門。道出祁州。刁君蒙古留講學於家。

者三月既去而君與母楊孺人獨留貧無以炊。餘柿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徵君撫之喜。作詩勞之母。病君不解襟帶。不交睫者三旬餘。及卒。爲孺子泣三年。不見齒。徵君年漸高。偕兄弟朝夕上食。祝哽祝噎。夜則更臥床前。候其欠伸。未嘗少離。有所著作。則待筆劄。時四方遊徵君之門者。屢交於戶。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君爲之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重聽。諸弟子問難。必藉君轉達。雖反覆開示。不厭更端。間有未暢其旨者。君輒援据經傳。發言外之意。聞

事親此爲最難

者。往往灑然解悟。故遠近來學之士。與君日親。君倦

端間有未暢其旨者。君輒援据經傳，發言外之意。聞

事親此為最難

者。往往灑然解悟。故遠近來學之士。與君日親。君倚
之名。遂滿天下。徵君著書不下數百卷。編摩訂正。君
之力為多。嘗數易稿。皆手書。字體古健。無一筆苟簡。
蓋其孝謹好學類如此。已酉。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
公啟。朱曰。河北諸郡邑。吾所知者。獨孫子耳。以其名
上之。方伯撫軍。君自陳一介腐儒。學不通時。父年八
十。安能違親就徵。諸公深歎重之。遂不相屈。下何徵
君卒。哀毀骨立。喪葬以禮。觀者莫不感動。君至性過
人。漸濡家學。德氣日益純粹。與人交。和易可親。見人

有善贊揚不置口。人有過不顯言。默然端坐。間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爲之聳然。多見省改。問以時事。似不別黑白。至談古今成敗得失。瞭若指掌也。丙辰。弟韻雅坐事被逮。繫司寇獄。君具橐餽以從。庚申夏。將遠徙。兼染時疫。君往來省視。僕僕於烈日黃埃中。守衛悍卒咆哮怒罵。君怡然受之。婉轉爲弟致藥。餌飲食。更周卹。其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又竭產供給弟者已四年。故交欲有所贈遺。逡巡不肯受。旁觀者察其形容憔悴。勸之自愛。勿徒累死。君曰。吾

此爲尤難。

弟行免矣。吾何病。時方館於崔學士玉階家。每獨宿。

旁觀者察其形容憔悴。勸之自愛。勿徒累死。君曰。吾弟行免矣。吾何病。時方館於崔學士玉階家。每獨宿。假寐。口中囁嚅。細聽之。皆其弟事也。頃之。竟病不起。彌留。猶張目。曰。吾弟免矣。遂卒。當其弟之被逮也。君追送之。奔馳炎暑。策蹇驢。隨一蒼頭。遇暴風雨。失道。幾溺死。後歸家。聞有赦。隆冬赴京。徹夜行。冰糊其口。呼不成聲。僵仆於路。幾死。又嘗讓蹇驢於同難之械繫者。徒步以從。解役疾驅百餘里。兩足皆腫。不得休息。困頓饑渴死。當是時。君惟痛念先人之積德。不宜獲此報也。先人之家聲。不宜自此墮也。弟之情。然驟

遇此難冀微倖獲爲天所矜也而不知已之憂勞可
以死也死後不數日而弟事漸寬竟免遠徙於是聞
者無論識與不識皆泣下霑襟曰孫君之死也蓋死
勞難也其友也本於孝也精誠足以感通神明也年
五十有五所著詩文曰約齋集若干卷子漢有文名
史氏湯斌曰昔孔氏褒融兄弟爭死載之史冊兩稱
其義若君僑之於其弟也風雨慘淡肝腸寸折至於
不自知有其身憂愁况瘁竟以客死嗚呼難矣其詩
曰苦海無舟焉問岸福堂有弟遂成家讀之誰不酸

鼻流涕者而况平生交遊如余也夫君僑德性學術

曰苦海無舟焉問岸福堂有弟遂成家讀之誰不酸
鼻流涕者而况平生交遊如余也夫君僑德性學術
天假之年必能昌大徵君之傳而竟以此終抑又悲
夫。

前因鋪敘過多骨氣未振後矯矯不羣

柳公

苦雨淒風猿腸鵲血讀之使人嗚咽流涕

狀君僑形神宛在

封庶吉士李公傳

李公諱兆慶字賴甫。閩之安溪人。初號漁叔。追思父念次公之德也。更自號惟念。故世稱惟念先生云。公兄弟四人。並力學著聲。而公尤魁梧。多奇節。爲文不假繩尺。奧淹閎博。屢試輒高等。明季。閩海弗靖。甲族富室。畏縮伏草間。往往不能自保。公獨聚宗黨。擇山中。高阜鳩工築室百堵。守禦具備。巨寇突至。連日夜攻之。卒不得志而去。公復設立教條。鄉里兢兢奉約。東遠近賴以保全者甚衆。鄉人有淪於賊者。傾貲贖。

之初不問其識與不識也。歲乙未家陷於賊。仲兄雅稱武健。持矛薄賊壘門。竟全其家屬而歸。人服其才且勇。謂亦公素德足以感之云。亂定歸舊居。槌戶却掃。藏書數篋。幸無恙。詮次點定。課子弟誦讀。聲琅然。達丙夜。今學士其長公也。辛丑貢於鄉。甲辰自京師還。里修宗祠。定春秋祭期。遠祖墳墓久湮沒。荆榛間殆不可考。公按譜牒。徵隣翁。搜而得之者。凡四焉。更修緝家乘。訪求先世贈答遺文。凡所以爲祖考計久遠者。靡不殫力從事。蓋其誠孝如此。庚戌學士成進

此人所難

士讀中秘書。遇一覃恩。封公如其官。癸丑請假歸。未

幾。真余告變。人謂目。且色。峯。收。者。三。手。學。士。

遠者靡不殫力從事。蓋其誠孝如此。庚戌學士成進士。讀中秘書。遇一覃恩。封公如其官。癸丑請假歸。未幾。滇黔告變。八閩相繼逆命。阻絕聲教者三年。學士抗節不屈。王師南下。聞關遣使具蠟丸。密陳道里險易。進取機宜狀。卒成恢復之功者。學士稟公之教多也。

自矣當學士
命入都陛見公促使
止以學士忠貞懋著特晉秩
命入都陛見公促使
叱馭而學士念公年老遲迴久之不得已後行至福州而公卒。公生平厭絕粉華。嚮慕往哲。時有心得。與理學語錄默相契合。故能踐履篤實。大節不苟如此。

年六十有七子四人學士名光地次鼎徵光垚光坡
贊曰余與學士同官京師以德業相砥礪其學浩博
淵通而持守堅定一遵程朱不爲世儒游移之說與
余有乳水之合後乃得聞封公之懿行蓋家學淵源
有自矣當學士之奉命赴都也宜星言夙駕而公

此爲尤難

察其意次且不果知其以已老病故外示矍鑠而私
語其室曰度子行瀕至我乃可死耳蓋生平重大義
家庭相勗一然諾不敢宿况君父之際乎使學士顧
戀親恩愆期不進雖奉含殮非公意也公卒後又值

海寇突犯依阻憑險盡有漳泉之地撤晉江橋梁自

家。庭。相。鼎。一。物。不。取。宿。步。看。父。之。際。乎。使。學。士。顧
戀。親。恩。愆。期。不。進。雖。奉。含。殮。非。公。意。也。公。卒。後。又。值

海寇突犯。依阻憑險。盡有漳泉之地。撤晉江橋梁。自
以爲天塹。不可飛度。學士奮然墨綬誓旅。鑿山開道。
仰請王師。椎牛醜酒。士馬飽騰。造舟爲梁。一日夜搗
其巢穴。賊以爲自天而降。潰敗不可復支。盡復兩郡。
還之。朝廷以文學侍從之臣。功在封疆。人乃知儒
者之功用。果非虛談無實效也。至尊嘉嘆。壯猷行將
倣王文成故事。河山帶礪。以報殊庸。此固所以成封
公之志。余亦拭目聿觀厥成焉。故因傳封公而併及
之。

不屑屑摹古人亦自暗合其筆健也

梅公

敘次不苟論極合史法

於王支叔姑事何山亦勝以辨和亂故同視以親性

各之也凡果集

其最穴般以

其最穴般以

其最穴般以

其最穴般以

其最穴般以

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陳公墓表

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陳公墓表

保定陳公諱寔字郁文少穎敏好學善屬文年十九補郡諸生累試輒居甲等崇禎乙亥畧倣鄉試例特行拔貢受知介休閻先生益好學不輟

皇清定鼎選知睢州睢自流寇殘破繼以河患城郭

實錄

丘墟田土蒿萊公至寄寓民舍布袍蔬食招流移勸墾荒詢問疾苦煦煦如家人狀延請文士立社課藝暇時輒與飲酒譚詩娓娓忘倦嘗省耕匹馬行鄉一吏持印囊老卒前導而已撫按交章推薦奉

旨旌廉膺白錫陞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去之日。睢民攀轅遮留。至數日不能行。爲立碑。父老見之。至流涕。延綏邊地民强悍難治。公持已儉約如睢時。而不畏疆禦。署道篆。省冤獄。申邊禁。兵民安堵。丁母孫太宜人艱。扶襯歸里。行李蕭然。惟圖書一篋。老僕二人。跨驢隨行。逆旅咸爲嗟嘆。服闋慨然曰。昔年捧檄而喜。爲親在也。今胡爲乎。遂不起。僻巷數椽。以授徒爲業。薄田僅足餽粥。戴笠坐柳陰。與村叟譚說桑麻。不知其爲官人也。二三知友至。與論經義。酒後賦

詩。天真爛熳。旁及小詞。落落有宋人風致。不自收拾。

麻不知其爲官人也。二三知友至。與論經義。酒後賦詩。天真爛熳。旁及小詞。落落有宋人風致。不自收拾。門人手錄得數百篇。配某氏子三人。繩武。繼武。紹武。能世其學。以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三。當公之治睢也。余應童子試。公獎拔冠多士。語人曰。此生當聯第。然疎直非善宦者。旣而曰。急流勇退人也。余別公後二年。捷南宮。授館職。年三十。以病請休。林居二十載。與公言若相符。今起自田間。濫克明史之役。然近年懶漫益甚。行將乞身。不知能終不負公之言否。一日。文字之知。公何以相識之深耶。公

既葬其子繩武衰經至京請表公墓余既感公之知
又繫官於朝不及拊棺一慟為恨乃不敢辭敘次公
之行事不敢用浮詞以負公蓋公治行無愧朱仲卿
而雖其桐鄉也家居彷彿柴桑徵君焉後之人過公
之墓當憑吊高風低徊不能去也

極似孫樵紀事 梅公

無一飾語而公循良之績令人如見一言之知先
生念之不忘足徵厚德

文學幼兆吳君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文學幼兆吳君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初就外傳，則聞郡中有了疑吳先生者，中州名儒也。卽欲負笈往從，而先生棄世，稍長，與先生冢君冉渠同研席，壬辰同舉南宮，賦詩論道，相得甚歡。平居道其家世，數數稱大父幼兆公之賢，與大母魏孺人之節，輒嗚咽霑襟，不能自己。幼兆公篤學好古，僅以博士弟子終，年止二十有六，葬大麓岡祖塋之次。魏孺人守節三十六年，壽六十歲卒，會遭變亂，權厝故宅，不克合祔。至康熙七年戊申春，冉渠自京口走使

持狀請曰。先大父去世已七十載。大母去世亦三十
四載矣。中間滄桑變故。誠不自意有今日。今十二月
乙丑。奉大母柩合窆於大父之阡。淇又羈勒王事。不
敢以私情請。使子弟代襄大事。惟是壙中之石。不可
以無銘。銘之莫如子宜。余生也晚。未及親炙公之懿
行。然讀冉渠所自爲狀。與平日所稱述者甚悉。又孺
人節行考之。令甲當膺旌閭之典。適際鼎革。未有以
姓氏聞之於上者。則紀述以詔來世。固余之任也。其
何敢辭。公諱與黠。幼兆其字。先世籍晉之洪洞。明永

樂間始祖諱誠。徙睢陽。遂家焉。五傳至諱孜。是爲公

何敢辭。公諱與黠，幼兆其字。先世籍晉之洪洞，明永樂間始祖諱誠徙睢陽，遂家焉。五傳至諱孜，是爲公之高祖。曾祖諱良，祖諱將仕，考諱待價，娶袁孺人，是生公。公生而穎異，七歲讀尚書及長，善屬文，不假繩尺而汪洋演迤，有大家之氣。督學使者按開封，拔置祥符縣庠，祥符爲中州首邑，試者常千人，公屢試輒居高等，一時名聲藉甚矣。公宅在濯錦池上，而文昌閣前有別墅，東望駝峯，南眺襄臺，地頗幽勝。公鍵戶其中，圖史充几，危坐靜對，時時至丙夜，猶燈火熒熒弗息也。經書之外，左傳國語老莊太史之書皆手錄。

評次探究源委採擷菁華論者以爲與鹿門月峰相
上下云又精書法鍾王虞褚歐顏蘇米諸家墨蹟無
遠近必購求臨摹毫髮畢肖乃已。是時公方弱冠蓋
將進於古人之域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數年。而讀
書益自刻苦。人皆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病竟
以是不起。魏孺人雍丘名族。十五歸於公公之歿也。
孺人年方二十四。贈公方五歲耳。公祖父母皆在孺
人上奉尊嫜。下撫弱子。蠶筐紡車。以供晨夕。舅姑相
繼卽世。經營喪葬。戚不廢易。伏臘祠蒸。手撫贈公。泣

然淚下。贈公入庠。文聲日著。人且以公之鬱鬱而未施

繼卽世。經營喪葬。戚不廢。易伏臘祠蒸。手撫贈公。泣然淚下。贈公入庠。文聲日著。人且以公之鬱而未施者。當發於其子。卽孺人之志。亦庶幾可以少慰矣。無何。贈公又奄然長逝。嗚呼。可悲也已。弱孫笑笑無依。家業漸落。又值寇氛。倉皇避難。憂悸感疾而卒。嗟夫。世之學者。剽竊補綴。浮華無根。六經諸史。茫然不知其原委。而身都通顯。富貴赫奕者。何可勝數也。如公篤志古業。使學成獲用於世。必有大異於今之人者。而鬱鬱不得志。年未壯而身歿。孺人苦節終身。死喪患難。無一不備嘗。而哲嗣不得奉柩捲以老。有歐陽太

夫人之節。不饗文忠之報。所謂天道不可問矣。乃今
冉渠登甲科。佐名郡。文章清節。爲海內推重。四方人
士言學者。必曰中州吳氏。諸孫森森玉立。譽問震起。
然後知蓄之厚者。發必達。造物固有深意也。嗚呼。仁
者必有後。於今益信哉。公生萬曆三年某月日。卒萬
曆二十八年某月日。孺人生萬曆五年某月日。卒崇
禎八年某月日。男卽了疑先生。諱斯信。庠生。贈推官。
娶秦初許公女。封孺人。孫男四。淇進士。鎮江府同知。
際隆。增廣生。代訓。庠生。曾孫七。

銘曰。積之豐。用之嗇。德厚流光。孫謀燕翼。英英象賢。

際隆增廣。生代訓。庠生曾孫七。

銘曰。積之豐。用之嗇。德厚流光。孫謀燕翼。英英象賢。
丕著鴻業。虎變龍騰。顯榮奕葉。峩峩大麓。永奠窀穸。
松楸蒼然。山青雲白。其馴者兔。其翔者鶴。美哉佳城。
蜿蜒磅礴。綿綿千秋。哲彥繼作。我今銘之神。其永託。

體裁近南宋矣。
梅公

高下皆中程度



... 拔貢彥公趙君墓誌銘 ...
... 其碑於今歲之秋其承 ...
... 其碑於今歲之秋其承 ...
... 其碑於今歲之秋其承 ...
... 其碑於今歲之秋其承 ...

拔貢彥公趙君墓誌銘

與金忠清公共其...

拔貢彥公趙君墓誌銘

趙君諱震元字伯彥一字彥公睢州人嘉靖癸卯舉人東阿縣知縣諱誥之曾孫隆慶辛未進士大理寺左寺副諱舉廉之孫贈中憲大夫廣東韶州府知府諱夢日之子母湯孺人生彥公甫七歲而孺人卒彥公少具才藻踔厲風發伯叔兄弟負文名者甚衆而彥公尤表表云爲諸生不能俛首帖括就舉子尺幅

論彥公處錄兩不爽

好讀左國考工楚騷史漢之書陳明卿四部奇賞出獨深嗜之伏卷誦讀不輟爲文初學孫樵劉蛻改而

爲燕許後稍稍規摹韓柳得其大意不求畢肖晚年
間倣元結頗峭拔有奇致歐曾文雅非所好余每稱
歐陽文忠公文彥公因取閱之嘗不盡卷而罷同時
獨心師石齋黃先生無論制義策論碑銘記述多方
購求繕寫丹鉛未嘗有遺爲詩自出杼軸不拘一格
近代所謂北地濟南公安竟陵皆所不問也寇變後
遊棗強歸其詩悲壯蕭涼晚年朴老疎宕近陸務觀
明崇禎己亥開拔貢依鄉試例而減其一場彥公文
爲成寶慈公所賞廷試入都與金忠潔公共研席曩

爲相知兩公後皆以建言爲海內所重每亟稱彥公

為成寶慈公所賞。廷試入都，與金忠潔公共研席。景

為相知。兩公後皆以對酌建言為海內所重。每亟稱彥公。

故彥公聲譽滿藝林矣。壬午，棘闈移蘇門，彥公偕其

侄陞對往，各為百泉賦。辭采雄麗，登孫登臺，醉桃竹

園，歌罷長嘯，聲振林木。時人莫測也。後屢試輒報罷，

每遇秋闈，策蹇赴汴，貫酒良岳，繁臺憑吊，信陵君侯。

羸澆酒，杜甫高適廢祠而還，不作遇合想。庭中怪石

數片，老樹桃花參差映帶，茗椀藥臼，意况蕭瑟。所謂

松青堂也。更闌燈灺，伸紙滌硯，作蠅頭細楷，臨文浮

一大白，落筆若風雨，腕不暇停，頃刻數千言，拍案高

叫曰擲地可作金石聲。但恐腕折何雜及。易卜多奇中。時時寄興六博。以抒牢騷。非真好也。見人無少長。煦煦親愛。不爲崖岸。遇親識。尊行恭敬。盡禮。其弟一爲江寧別駕。一爲農部郎。出守韶州。雖情懷繾綣。終不一過其署。高風雅度。殆古隱君子之流歟。余自移病歸里。同人零落。惟彥公往來過從。譚詩論文。相得甚歡。今出門漠然無所向。此余於彥公之歿。不禁流涕霑襟也。君生於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卒於康熙九年八月三十日。得年七十有三。配李氏。繼

徐氏。先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二十六日。卜葬於睢

於康熙九年八月三十日得年七十有三配李氏繼

徐氏先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二十六日卜葬於睢
城北澗岡之新阡子爾輒爾軾俱先卒孫居易居廣
曾大升二升

銘曰譬如木焉或爲匠石所睨而爲棟梁或輪困離
奇而老泉石之旁不可謂棟梁之巍如而嘆泉石蕭
涼也嗚呼如君之才而止於斯睢水之原松檜蒼蒼
後有好古者過之當駐馬而徬徨

一因彥公好孫樵劉蛻而此文亦酷似樵蛻幾如東

坡之效敬輿

梅公

一丈亦嶽崎蕭涼足餉彥公而微婉處尤須深會



江南鎮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誌銘

江南鎮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誌銘

公姓吳氏諱淇字伯其別號冉渠先世山西洪洞人
明初遷睢州居大麓岡高祖將仕曾祖待價祖與點
以文學名余嘗誌其墓所謂勿兆先生者也父斯信
博學工詞賦以公仕贈文林郎廣西潯州府推官母
許氏封太孺人公賦資穎異好爲深湛雄偉之思十
五習詩賦清詞麗句往往驚其長老爲制舉義不拘
尺幅落落有奇氣贈公卒家業中落事太孺人備盡
色養撫三弱弟讀書有成孝友爲人所難補寧陵庠

諸生屢試高等嗜讀書日記萬言喜怒窘窮患難流

極能學冉渠生平之要

離未嘗釋卷至盜賊縱橫匿荒蓬斷垣中生死倏忽
猶暗誦不休秦漢金石遺編海外重譯之書讀之欣
然自得若平常淺易之辭不屑意也亂後家鮮藏書
聞旁郡舊家有異書數百里徒步往求之累日夜抄
寫盡誦乃已持論俱有根據未嘗特創一說讀書既
多時出其新奇者資譚柄時人見其空曠奇肆詫爲
語怪或操論闕之公不與較也順治乙酉登鄉薦壬
辰中會試不就廷對里居六載益肆力於學天文曆

法律呂音韻易占勾股算術及西洋奇器之學無不

辰申會試不就。廷對里居六載，益肆力於學。天文曆
法律呂音韻易占勾股算術及西洋奇器之學無不
精詣。戊戌入都，問曆法於欽天監，考樂器於太常寺。
窮思幾廢，寢食一切應酬俱廢。成進士甲次，例得京
職。會改新制，授推官。得廣西潯州。時粵地初定，多封
疆大案，公聽之。爲求生路，不得則坐卧不安。嘗舉歐
陽崇公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言。自
警。一日斷事畢，一囚出而泣曰：公仁人也，而不能活
我。誰復活我者？巡撫行部，務嚴刻，博風力。公力爭之。
曰：宦粵者皆中土人，攜妻子，蹈萬里煙瘴地，謀升斗

祿一掛吏議。遂終流落。竊願明公愛惜士人。若有大
奸惡。某亦安敢隱哉。巡撫感公真誠。嘆爲長者。察簿
屬果無可糾者。以此益信公。民朴事簡。無學士大夫
遊處。惟讀書以自適。往來省會。山行水宿。蠻煙瘴雨。
誦讀之聲。達丙夜。家園萬里。宦况冷絕。幽憤無聊。一
寓之於詩。自粵西陞。同知鎮江軍府。初立事務殷繁。
公職海防。應一切爲之綜理。時方視爲利藪。公悉推
讓。向官故廳。事寂然。雅重學校。賓禮寒素。市書萬卷。
與文士校讐。討論。夜則挑燈對讀。遇得意。高叫長嘯。

胥吏皆驚起。至於簿書。寓目而已。署丹陽。衝邑驛費

告。及歲。負不。收。公。不。次。累。民。然。亦。坐。是。其。憲。多。束。雋。

與文士校讐討論。夜則挑燈對讀。遇得意高。叫長。與。

胥吏皆驚起。至於簿書。寓目而已。署丹陽。衝邑驛費。

浩繁。歲額不敷。公不欲累民。然亦坐是供應多疎。鐫。

二級歸。公念太孺人春秋高。諸子任皆善屬文。構書。

屋數楹。寢處其中。口講手批。至夜分。以爲常。與二三。

舊友結社賦詩。出則乘柴車。或徒步。仕進之念。泊如。

也。工填詞。晚年聲律益細。伶工奏伎。點拍失度。卽笑。

語喧闐中。輒指其誤。更深於道家言。自謂龍虎經。參。

同契。諸書塵埋千年。無人識其要領。一旦爲之洗滌。

筋髓。丹學秘訣。悉傳人間。海內好道之士。當有知其。

所以然者。古詩以昭明文選爲宗。近體初專師少陵。後遍究四唐。含咀菁華。歸詣自然。論詩上下今古。升降正變。可出鍾嶸上。其辨議精詳。筆鋒清雄。識者以爲彷彿鄭夾漈云。偶爾撰述。信筆抒寫。連篇累幅。至其精神凝注。稿必數易。常有一字未妥。一韻未安。收視反聽。審諦推敲。必得當而後止。人知公之博綜而不知其謹慎如是。獨不喜爲酬應之文。如序記碑銘之類。爲人所強。偶一爲之。非其好也。一日過余。深談余謂以君異敏。若專功學易。必能發前聖之蘊。公遂

盡發所藏諸家易說。約與余定期會講。無何而公逝。

余謂以君異敏。若專功學易。必能發前聖之蘊。公遂
盡發所藏諸家易說。約與余定期會講。無何而公逝
矣。嗚呼惜哉。公平生篤於友誼。急人之難。初登第時。
有友被誣。幾罹重典。公爲之遍謁當事。傾身營救。事
卒得白。近世杯酒談笑。不啻骨肉。一旦失路。反眼若
不相識。更爲之下石者。比比也。若公者。真古人哉。余
求於天下。徃徃號宿學負盛名者。叩其所得。輒不及
公萬一。而公官不過郡佐。未嘗一登著作之庭。雖其
言可以藏名山。信後世矣。而其志尙若。有進而未已
者。此余之所以咨嗟悼惜。長慟而不能自止也。今其

子請誌壙石不一語粉飾亦所以報吾友而存其篤
信之志云。所著兩蕉齋詩集選詩定論唐詩定論律
呂正論參同契正論陰符經正論龍虎上經指月入
藥鏡圖說睢乘資睢陽人物誌兩蕉齋雜錄道言雜
錄共若干卷。公生於明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三十日
卒於康熙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一配沈
氏封孺人子二學顥廩生宗頤國子監監生沈宜人
出孫元復宗頤出以康熙十四年月日葬大麓岡先
塋之次

銘曰羽陵宛委搜秘笈續遺補下人莫識結繩掌故

瑩之次。無前。來是。詩。隊。與。余。式。俱。會。前。無。可。而。公。亦。
銘曰。羽陵宛委。搜秘笈。續遺補。下人莫識。結繩掌故。
羲皇畫地。負海涵驚。奇特鏗銅。震曜貫冥。曠揚風。花
雅追三百。胡不賡颺。丹陛側。百年禮樂。會生色。功名
遺愛在南極。灘江之水。何湜湜。北固山頭。一片石。至
今父老。淚霑臆。鄴架縹緗。存手澤。有子文章。壓元白。
奕葉繩繩。傳休德。舊史銘辭。在幽宅。

冉渠爲先生石交。其出力摹寫處。兼昌黎之誌子。

厚廬陵之表曼卿

梅公

以讀書深思爲欄柄。反覆極其所至。伯其紙上呼。

之欲出。能不以尖刻益三毛雅筆。更屬可欽。

東瀛遊之史曼傑

冉秉公次坐不交其出。大慈寂寂。兼得之。...

奕奕。...

今交。...

...

...

...

...

西人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庚子年四月二十一日前萬曆庚子年

四人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萬曆庚子舉人徵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弔屬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耕者廢耒里老嗟嘆子弟輟誦絃聲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葬夏峯之東原距生萬曆甲申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切當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

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劭真積力久篤實輝光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峯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纒帛賁於嚴谷守令敦趨就道者數矣先生堅卧不起故天下稱爲徵君云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祖廷寶皆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慎稱父丕振庠員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兩兄奇儒奇遇俱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

知縣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楊尙寶補庭

此如子貢兵食之一問而先生之答直符宜聖

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何

四人一兩兄奇儒奇遇俱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

知縣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楊尙寶補庭

此如子貢兵食之一問而先生之答直符宣聖

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

心印

先生應聲對曰効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

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居不蓄一錢兩

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側飲食必

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嘗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

雙親見背哀慟窮苦中証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

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貞予公舉

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

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
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督師關門鹿忠節爲監軍
約先生同遊塞上徧覽山海形勝指畫如掌孫公留
共勦軍事急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
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啟末年逆
閹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緹騎森布
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拮据調護供其橐餗且告之曰
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蚤定其子弟僕從
厥衛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爲之寄頓左嘗

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誣坐熊經畧誑考掠備

廠衛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爲之寄頓左嘗
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誣坐熊經畧誑考掠備
至先生與鹿太公謀設匾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
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旣考死則又按
籍俵散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旛擊鼓不畏闔知闔亦
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遣弟奇彥同鹿公子馳關門上
書高陽公求援公卽具疏以邊事請陞見面奏機宜
鄱門喧傳公與晉陽之甲闔夜遶御床而泣公抵通
州亟降旨勒回公回而諸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爲
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成則天也而世養

以節俠視之過矣。客氏弟光先以時炤牢籠士大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摧秣，辭致摧秣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不惡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圯，窮七晝夜為攻具，先生指示方畧，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郎交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五峯山，結茅雙峯，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

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學習。

豐武寺昌中。茲次之聲。出關。昔年。戎會。襄寺。在。家。禮。

家入五峯山結茅雙峯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

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學習

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禮

樂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

無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者深國朝順治初

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轂日

至先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

子孫耕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遠邇負笈求學

者甚衆有大僚歸老於家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遣

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源不入公署屏騶從

以一見先生爲快先生涵養益邃自強不息每晨起
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卽疾病未嘗有惰容
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
亶亶窮晝夜不倦子孫甥侄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
成法閨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
理姻族故舊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
視聞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
爲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
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

化卽兒童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

震感不卽所氏者處之谷卽未嘗幾效功於中也其

爲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譽
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

化卽兒童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

震撼不知所抵者處之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也其

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

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

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

心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

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脉非語言文字

可以承當故言心卽在事上見言已卽在人上見言

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勵不

敢將就。冒認惟是慎獨而已。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
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家錄甲申大
難錄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
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共
若干卷。嘗嘆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守藩籬。物我未
化。先生真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青田。惟以庸德庸
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造化與遊者
矣。程子曰。世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
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

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爲異端邪說。不足以亂孔聖

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爲。異端邪說。不足以亂孔聖之真。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之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斌何敢謂知足以知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其斯爲疑道之君子何疑歟。哲人云。萎斯世。何宗。故不禁涕泗無從也。元配槐孺人。繼配楊孺人。皆有闡德。丙辰先生下第。槐孺人慰之曰。下第何妨。卽終身不第。吾未見布衣可輕富貴可喜。此豈婦人女子所及。當先生釀金救左魏。

時楊孺人出嫁時衣奩佐之。撫前子同已出。事槐孺人母如已母。奉養終身。皆人所難者。子六。立雅。恩貢。奏雅。生員。望雅。增廣。生槐。孺人出博雅。韻雅。尙雅。增廣。生楊孺人出女二。孫十二。瀾。增廣。生潛。生員溥。生員溶。生員淦。舉人淳。生員漢。浩。沐。浴。湛。源。孫女八。曾孫十三。用柔。用霖。用梓。用桷。用桓。用模。用楷。用樞。用植。用榦。用樟。用柱。用棟。曾孫女五。四世孫一。熠。娶聘。皆名族。孺人原葬容城。先塋。今以衣冠。祔楊孺人原墓。夏峯東阡。今移。附。

銘曰。至道浩浩。待人而行。貞元會合。大儒挺生。定交

墓夏峯東阡今移附曰無異此派焉不以其以歸作

銘曰至道浩浩待人而行貞元會合大儒挺生定交
江村志紹濂洛奧旨微言開關啟鑰窮理盡性本於
孝弟表裏洞然天空月霽雲卧蘇門韜光斂耀安樂
窩叟千載同調峩峩夏峯萬仞其高攀援莫逮仰止
為勞松楸鬱鬱幽宮在茲我銘不磨永式來思

有敘事亦有議論巨細畢舉而着眼在為學一段

梅公

兼綜條貫標舉每極歸趣斯獨知之契也學者進
得一分方可見一分好處

一公六四原一公

一業絲粉質點與後

一公

一公

一公

一公

一公

一公

一公



前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湛虛張公墓誌銘

前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皇清順治十有三年四月初三日、前明兵部尚書磁州張公卒於家、是年八月、塋於槐樹村之阡、少保劉公誌其墓矣、至康熙十八年、其子貢士冲等改塋於南城村、先塋之次、遵治命也、公之孫翰林編修榕端、持其父故庶常君潛所作狀、及冲敘改葬事始末、來請銘、余與庶常君同舉進士、嘗以年家子、謁公里第、接其狀貌、偉然巨公長者也、庶常君刻公遺集四十卷、成遣使渡河、授余校正、且屬爲序、余末學、夤迤

巡不敢操筆者十年矣。反復熟讀，自謂知公生平大畧。乃不敢辭。公諱鏡心，字孝仲，號湛虛，晚號晦。臣先世襄垣人。後遷磁。考諱仁聲，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妣許氏，封淑人。公天啟二年進士，知蕭縣，調定遠。再調泰興，以治行高等擢禮科給事中，掌大計。進太常寺少卿，遷大理，調南光祿寺卿，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召入爲兵部左侍郎，以薊遼總督張福臻未至，命公代之。加兵部尚書。俄福臻至，公議別用。旋丁母憂。弘光立，詹事漳浦

黃公薦公老臣，宜大用。時馬士英阮大鍼用事，黃公

書俄福臻至公議別用旋丁母憂弘光立詹事漳浦

黃公薦公老臣宜大用時馬士英阮大鍼用事黃公

不能安其位公因避去國朝定鼎大臣推薦章數

上以丁父憂固謝守制遂終不起公負經世大畧其

撫實

令泰興也歲饑代民完漕糧四千石全活數千家為

給事當莊烈愍皇帝時內外交訌軍國積弊臣下錮

習不可究詰而天子求治過急政尚操切僉人窺伺

意旨附會以作威福而正人旅進旅退不能盡其謀

國之忠公首陳七要繼陳十二事大約請上靜正自

心時對症之藥

治推誠馭下尤當愛惜人才勿以一眚輒棄更欲臣

晉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

下。破。除。偏。黨。公。忠。廉。直。佐。成。蕩。平。之。治。慎。刑。罰。抑。躁。競。嚴。保。舉。以。課。成。効。行。蠲。恤。以。收。人。心。練。兵。核。餉。委。任。樞。輔。侃。侃。萬。言。皆。切。中。時。宜。當。國。者。撫。卷。歎。息。至。擬。之。魏。徵。十。漸。也。畿。甸。失。事。上。震。怒。不。測。公。語。政。府。曰。主。上。嚴。則。宜。佐。之。以。寬。臣。下。玩。則。宜。防。之。以。禮。邊。境。不。戒。過。在。將。領。文。法。交。詆。大。獄。繁。興。至。使。八。座。一。空。衣。冠。囚。首。猶。得。謂。國。有。人。乎。政。府。雖。不。能。用。時。論。趨。之。會。大。風。雨。雹。上。書。言。春。秋。僖。公。二。十。九。年。雨。雹。傳。言。爲。公。子。遂。昭。公。四。年。雨。雹。傳。言。爲。季。氏。今。日。必。

有大臣擅權以干天怒者嚴旨詰責而公遂劾總制

傳言爲公子遂。昭公四年。雨雹。傳言爲季氏。今日必

有大臣擅權。以干天怒者。嚴旨詰責。而公遂劾總制
劉策。巡撫王從義。大帥侯世祿。逗遛縱兵狀。更論吏
部尙書王永光。推薦高捷。史堇爲背公夤緣。指斥尤
切。未嘗以利害禍福自絀也。掌大計。時閣臣溫體仁
有所屬意。公陽爲不喻。曰。吾不能代執政報私怨。以
此忤閣臣意。賴公素持正。爲上所信。不能問也。禮部
議舉謚典。訪冊至七百。人公上言。謚法寧嚴勿濫。因
列陶安。方孝孺。錢鏐。李已等數人。上嘉納。又請出御
史兵阿衡於獄。舉范景文。知兵未幾。范公以閣臣殉

國而吳公亦以勤遠死事世益稱公爲知人其總督
兩廣也濱海數郡爲島裔窺伺蠶戶豪姓與之交通
公旣嚴奸宄之禁設柘林黑石虎門之防發材官受
賊之罪誅連州妖賊及思明部民之戕土官者規畫
畧定無何楚寇圍韶兩粵騷然公遣將却之寇據郴
桂之間高獠紫獠二源其窟穴也自嘉靖以來梗化
且百年公以爲非大創不可奏請合沅贛兩撫會勦
上以賊實在楚客兵功當倍論公聞命誓師購徭獠
遠偵探嚴壁壘蒐討軍實久之沅贛兵始集公命粵
兵批堅深入斬馘千計下令乘勝直搗二源諸將難

遠偵探巖壁壘蒐討軍實久之沅嶺兵始集公命粵
兵批堅深入斬馘千計下令乘勝直搗二源諸將難
之公曰諸君不見漁獵者乎池魚穿獸一舉可盡也
楚寇卽粵寇何疆域之足云分兵一自連州入一自
藍山入扼其咽喉王簿峒最稱險峻叱令捲甲疾趨
一戰而得之憑高俯擊高獠遂破復依山縱火分翼
夾攻紫源亦定是役也破峒源三十有六俘斬三千
釋其脅從流亡來歸雖號爲三省犄角而先登奪隘
粵功實最時武陵筦樞曲庇楚撫公僅賜級賚金幣
而已科道交章言功高賞薄使客兵倍論之旨不信

公曰。吾知平賊耳。他何敢問。安南黎莫構兵。公上言。帝王詳內畧外。當慎守關隘。兩存而弱之。廣西巡撫林贄請存莫圖黎。已有旨報可。公謂制外之道。宜彰大信。黎入貢而絕之。非所以懷遠人也。因輯馭交紀二十二卷以進。天子以爲然。勅公便宜從事。卒如公言而定。至於平盤古十八峒之寇。與崖州英乳建署設防。立學置師。使黎人子弟皆通孝經。從來所未有也。公爲政博大而精詳。在粵五年。恩威並用。智勇兼施。凡所以爲地方經久計者。無不盡其力。後之人守

其成。畫不敢變也。而張弛緩急之宜。卒莫及焉。公平

施凡所以爲地方經久計者無不盡其力後之人守其成畫不敢變也。而張弛緩急之宜卒莫及焉。公平生篤於友誼。漳浦黃公建言予杖下詔獄。知交不敢通問。公獨以三百金遺其子。供獄中晨夕。黃公寄詩謝有云。患難勞相恤。妻孥感至誠。誰期今世界。更作古人情。甲申以後殉國諸臣。多生平故交。感舊懷忠。作前後九哀詩。弔之辭旨激烈。論者謂與謝翱楚歌相上下也。晚年閉戶註易。究極性命之旨。與孫鍾元先生往復商確。逍遙泉石。自稱雲隱居士。元老名臣。遭遇鼎革。完節令終。皜然不滓。可謂難也已。公生萬

曆十八年正月十九日距卒享年六十有七元配秦氏累贈淑人機杼佐讀恭儉有禮公未第時卒年三十有一繼配李氏累封淑人隨任兩廣不市一珠公之清德相成爲多先公一年卒年五十有五子六流官生溯歲貢生秦淑人出潛壬辰進士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衍廩生冲副榜貢生李淑人出澗貢監生側室汪氏出女一適貢監生李鞞李淑人出孫男十三槐韓廩生沅子楓益榆漢溯子榕端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柳璟橋恒俱庠生

潛子楠遠衍子樽崑樾康冲子柚雲澗子餘尙幼曾

系內謙辛生四世系一易藹

溯子榕端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柳璟橋恒俱庠生
潛子楠、遠、衍、子、樽、崑、樾、康、冲、子、柚、雲、滯、子、餘、尙、幼、曾
孫內謙、庠生、四世孫一賜、講

銘曰、行山鬱峙、漳水迴瀾、篤生偉人、國之屏翰、侃侃
遺直、梧掖垂紳、風標嶽立、威鳳祥麟、臨軒授鉞、百粵
蠻方、甲兵胸貯、嶺霧開張、薄伐楚寇、鉦鼓鏗鏘、緩帶
輕裘、克奏膚功、日南波靜、蛋戶春耕、何不中原、滅彼
機槍、蹇蹇勞臣、鬢髮如雪、入佐中樞、朱弓玉節、晚年
雲卧、夢寐羲皇、象賢接武、奎壁烺烺、歸哉高原、松楸
蒼蒼、銘石不泐、奕葉其昌

砥園施先生墓誌銘

余同年友施君閏章字尚白。文章行誼高天下。然少孤。叔父砥園先生養且教之。尚白歷官中外。所至著聲績。嘗語人曰。此叔父之訓也。以此海內士大夫無不知砥園先生之賢。余昔家居時。尚白自京師南歸。枉道視余。余欲少留爲一日觀。不可得。日夜夢叔父爲之心動。歸家十年不復出。戊午。應召入都。與余數相過。從語次。輒忽忽不樂。曰。余叔父年七十餘矣。疾病侵尋。常慮一旦不得奉終事也。輒

泫然淚下。無何計至，尚白方奉修史之

命，不得歸。號泣不能自止。既乃畧次行事，隨書隨泣。以至於病，扶掖至余寓，再拜請余銘其幽宮之石。尚白交遊中，操文章之柄者，指不勝屈。而獨以見屬。余何敢辭。乃爲序而銘之。按狀：公諱譽，字次仲，砥園其號也。世籍宣城。曾祖諱志和，祖諱尹政，並有隱德。考諱弘猷，以理學著。世所稱中明先生者也。中明先生二子，長贈朝議大夫諱某，次卽先生。贈公學行純備，兄弟友愛最篤。贈公歿，先生喪祭盡禮，事母吳太孺人，以孝聞。性亢爽，多智畧，爲文敏贍，下筆滔滔，數千

人以孝聞。性亢爽，多智畧，爲文敏贍，下筆滔滔，數千

兄弟友愛最篤。贈公歿。先生喪祭盡禮。事母吳太孺人。以孝聞。性亢爽。多智畧。爲文敏贍。下筆滔滔數千言。用七藝受知督學御史。補郡諸生。每試輒甲等。而數困於秋闈。崇禎庚午。已中殼矣。坐一語見擯。時論惜之。好爲詩。不尙雕飾。而嶮崎歷落。風格在孟東野。張文昌之間。都御史念臺劉公爲序之。且曰。次仲言有本而行有式。非以詩炫者也。而詩固已不朽矣。其見稱於先達如此。中明先生當明神宗時。與焦文端鄒忠介諸公。講學東南。其時龍溪盱江之學方盛。學者率以超悟爲宗。乃獨憂其流弊。立說主躬行。不爲

過高虛無之論。至其真誠惻怛。視萬物爲一體。則與
盱江有相默契者。郡有同仁館。雲山書院。皆其講學
處也。先生於兵亂後。修復舊規。偕諸生習禮。其中時
時稱引先訓曰。先君子以躬爲教。吾不能及萬一。然
願與同人勉之。與人交。洞見底裏。聞人一善。喜若已
出。至其所不可。正色譙讓。雖豪右貴人。無所鯁避。歲
饑。節粟以贍族人。率舉家噉粥。十旬無倦色。助婚喪。
置槥。瘞殮。葬亡友之無後者。與人通。有無不責償。固
其天性。近厚。或亦本中明先生之教。而力行之者與。

尙白初登第時。有於祖墳後開穴。欲壞其龍脉者。鄉

其天性近厚。或亦本中明先生之教而力行之者與。

尙白初登第時。有於祖墳後開穴。欲壞其龍脉者。鄉黨皆爲不平。先生曰。渠自喪心耳。吾家世有陰德。寧盡賴風水耶。竟置不問。海寇陷京口。入寧國鄉里。下籍子。欲因以爲利。聲言施提學叔厚積。可令出餉。禍幾不測。蓋是時尙白督山東學政云。會賊敗去。其人惴惴懼報復。先生曰。此輩足相校耶。終無一言。此二事。宣城人人能道之。以爲尤人所難也。尙白幼羸疾。先生嘗手抱之。驢背以就醫。行十餘里。涕淚霑衣。在官時。慮其善病。好苦吟。嘗望其來歸。爲構待歸之閣。

細事點染。

作倚門之詩尚白每言及此淚涔涔不能止也所著

詩二卷尚白刻之京師公生明萬曆壬寅五月二十

六日卒於

皇清康熙己未正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八配馮氏子

三閩嚴郡庠生馮氏出閩阮邑庠生側室陳氏出閩

毓側室韓氏出以某年月日葬於雙溪之阡

銘曰宛水如虹山如蓋風土清淳濬發大世有哲人

德未艾紹先起後惟君在惠及閭黨存遺愛講堂復

起儒行賴猶子文章擅昭代白虎譚經家學邁有崇

者丘雙流會松栢九九過者拜越惟奕葉長無害

者丘雙流會松栢九九過者拜越惟奕葉長無害

起儒行賴猶子文章擅昭代白虎譚經家學邁有崇

者丘雙流會松栢九九過者拜越惟奕葉長無害。

其佳處在一二點染所謂閒中着筆法也

梅公

較萬石君傳而多文采似曼卿表而饒溫淳



東西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十三日翰林院侍讀施公卒於京師之寓舍。公知海內者垂四十年，天下之士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行誼，或稱其治術，而余少同舉進士，晚年同事史館，相知尤深。公病，余往視之，握手熟視曰：平生知我之深，無如子，立言能信於世，亦無如子。因歔歔不能語。既卒，墓且有日，其子彥恪遵遺命來請銘其墓宮之石，余何敢辭，乃垂涕序而銘之。公諱閏章，字尙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大父鴻猷，明

萬曆間遊鄒忠介焦石城兩先生之門爲東南人士所宗。父啓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叔父譽，余嘗誌其墓，所謂砥園先生者也。兄弟孝友，內外雍穆。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公少賦異資，習聞家學，從沈徵君壽民遊，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賦古文辭。先達多稱之。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再會公於一，時年四十五。公以天子大婚禮成，聞詔赦天下，公奉使廣西，因得遍遊粵西諸山水，著粵江賦以見志。既歸，丁祖母艱，服除。

補員外郎，引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覆推求，常

粵西諸山水著粵江賦以見志既歸丁祖母艱服除

補員外郎引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覆推求常
至夜分日如是則生者死者可兩無憾也諸卿大夫
素以公嫻文辭或不習吏事至是藉藉言公可大用
矣當是時

世祖方興起文學選尙書郎資望深者御試高等乃
得補授提學使者公名居第一擢提調山東學政按
察司僉事公既負文名久士子爭自磨礪冀得一當
公意而公教士以通經學古爲先論文崇雅黜浮風
氣爲之一變其應御試也大學士安丘劉公實薦

之後屬其同年孤子。竟以文不入格。被黜落。劉公語
山東巡撫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公之能舉其
職。與劉公之能相與有成也。時人以為兩難。秩滿。遷
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時軍餉嚴迫。屬邑多
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為盜。公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
垂涕而諭之。父老見公長者。相率輸租。恐後。吉水有
巨室。依險自保。邑令乘間執之。以叛聞。公察其偽。諭
令輸租而遣之。因遍歷崇山廣谷間。作彈子嶺大阮
嘆竹源阮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為流涕。曰。施使君

今之元道州

嘆竹源阮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爲流涕曰施使君

今之元道州

講學其中或屏車騎往來金牛石蓮諸洞真
者舊逸民亦樂就之昔羅旣江嘗爲寧國守以和
得民公大父實服膺其教公之爲政亦畧相彷彿而
時事之難易有大不同者無何以裁併監司歸里而
叔父砥園先生年七十老矣公依依左右有終焉之
志又十年詔舉博學鴻詞之士三相國薦其才
召試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公素以文學飭吏治
至是始得當著作之任益自發舒考核同異辨析疑

譌是非可否無所回互而朝士大夫習其姓名求碑
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公
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及忠
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自已遇羈人才
士失志無聊多方爲之延譽死喪困厄振卹不遺餘
力天下士以是益歸其門入則盡力編摩出則應酬
賓客又砥園先生已卒格於例不能請假居恒忽忽
不樂而精力亦稍憊矣

天子知其學行將用爲日講官司記注矣惜其老也
而止辛酉典試中州稱得人又二年進侍讀克

天子知其學行將用爲日講官司記注矣惜其老也

而止辛酉典試中州稱得人又二年進侍讀克

太宗聖訓纂修官益恪恭不敢懈吾見其貌加衰而不

自休息私憂之無何病遂卒嗟乎以公之才使專精

史事久於其職一代君臣事迹庶有倫敘乃事未竣

而遽歿不但平生交遊之情爲可慟而

國家失此良史才爲可惜也悲夫公所著書學餘集

八十卷年譜四卷詩話雜著二卷歿後友人檢討高

君脉爲編輯藏於家公生明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距卒得年六十有六於某年月日葬於宣

城某地之原配梅氏繼李氏贈封並宜人副室蔣氏
徐氏子二彥淳恩貢生彥恪郡庠生孫男女俱三婚
娶皆名族

銘曰儉以處身惠以行仁志希先民質乎絕倫養其
和平發爲菁英金石隍隍大放厥聲敬亭如蓋宛溪
如帶九九松檜勿剪勿拜維茲幽堂哲人之藏青烏
告祥奕葉其昌

極意摹寫處獨見筆力

梅公

其用意處竄折數言遂使端素中烟波無限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君墓誌銘

其用意處窮折數言遂使端素中烟波無限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君墓誌銘
太常王君子厚以省覲南歸道病卒於臨清之舟次
計至京師士大夫咸歎息泣下子厚在詞館後余者
十五年余再起入都相與爲忘年友嘗觀其氣槩嶽
嶽不苟隨時趨心竊儀之官諫坦十四載前後章數
十上皆關國家大計使一旦秉鈞軸盡據其生平
所蘊必大有建豎而今竟已矣雖其所表見已自章
章於世而不能盡其才使朝廷收得人之效是可
嘆也家嗣延禧卜葬且有日迺奉其王父封公書來

京師以隧石誌銘爲請。余不敢辭。拮狀子厚諱曰溫。一字綠野。其先山西洪洞人也。明初遷尉氏之古三亭岡。遂占籍尉氏。傳十餘世。皆有隱德。至芝童公萬曆庚子魁於鄉。漢中推官遷同知青州府。生子二。長鳴玉。次鳴球。卽封公也。封公中順治庚子鄉試第一。甲辰中會試。有子六人。子厚其長也。子厚少負軼才。年十一。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癸卯舉於鄉。丁未會試中式。時年甫二十三。初封公甲辰未與殿試。至是父子同對策。大廷人以爲榮。封公考授中書需次。

里居。而子厚選弘文院庶吉士。慨然有志於經世之

是父子同對策大廷人以為榮封公考授中書需次里居而子厚選弘文院庶吉士慨然有志於經世之學。己酉授兵科給事中。遇事侃侃無所阿附。時有旨甄別督撫而不及提鎮。疏言提鎮為封疆大帥。權無異於督撫。今有歷任七八年或十餘年者。果人人稱職乎。請一體甄別。以肅軍紀。是時拜官甫數日。時論譴之。詔赦軍犯而地方官往往淹滯不遽釋。上言朝廷布宥罪之恩而奉行者率至五六年之久。脫其中有客死異鄉者。如曠典何。又言詔款內逃人窩主干連人犯俱准赦免而直省地方距京師遠者

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有赦前起解而赦後猶械繫道路者天時酷暑銀鐺烈日之下保無暍死道上者乎臣以爲與其豁之於解到之後曷若宥之於未解之前請勅部飛機各督撫立釋歸農使蒙赦者早慶生全幸甚皆奉

俞旨自是或密奏或公陳多見採納蓋其意感朝廷知遇思奮發以圖報稱孜孜以清吏治重人才分別激勸綜核名實雅不欲以悻直僨事而忠愛惓惓尤有人所難者間嘗有所搏擊不避大僚側目者衆而卒安然無幾微震撼之虞者仰賴

皇上至聖大仁優容諫官故讀其奏疏不獨可以見

有人所難者。間嘗有所搏擊不避大僚。側目者衆。而

卒安然無幾微震撼之虞者。仰賴

皇上至聖大仁。優容諫官。故讀其奏疏。不獨可以見

其志亦足彰

主聖臣直之治象也。一日

上召集臺垣策問。進勦機宜。轉輸方畧。子厚敷對稱

旨。奉條奏。詳明克稱言職之。入論。蓋見知於上者深

矣。數年之間。經筵侍班。掌印戶垣。筦登聞鼓者。再晉

鴻臚。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右叅議。尋轉左。以至提督

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駸駸大用矣。壬戌五月

上念河工關運道民生簡公廉大臣往勘會大司寇
魏公以年老辭則命偕少司寇宋公往瀕行陛見
者三。單騎馳往。西至蕭碭。北至唐宋山。東至海口。南
至淮揚。周迴長隄三千餘里。尺計寸較。繪圖入告。蓋
其勤慎如此。甲子冬。遇。單恩。誥封父如其官。母
某氏爲恭人。

上將東巡。遣大臣祭告嶽瀆。而子厚分詣東鎮東海。
將事惟虔。事竣。念封公家居日久。便道歸省。子厚性
純孝。晨昏定省。無間。封公促之入都。居常忽忽不樂。

丙寅復請假歸。初陸行至松林店而病。乃買舟張家。

純孝晨昏定省無間封公促之入都居常忽忽不樂

丙寅復請假歸初陸行至松林店而病乃買舟張家灣走天津轉劇至臨清遂不起矣生平友愛最篤遇親戚故舊咸有恩禮課子諄諄誠以守清白勿驕溢以墮家聲其他懿行如此類甚衆不暇著著其大者生於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十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二配蘇氏封恭人邑庠生光訓女子五延禧拔貢生延祐候選州同延祉延祺廩膳生員延祚附學生員女一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葬於某原

銘曰嗚呼王君邦之傑楮枉言路羞蹶躓位躋奉常

神人悅藏骨於斯山嶽嶸後億千年視斯碣

近之為古文者將震川集虞山初學集搏摭無完

膚如此何嘗倣某家而落落自合

梅公

鉅麗嚴卓想見端笏捧白簡風槩

...

...

...

...

世著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余君墓誌銘

...

泚善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余君墓誌銘

浙有隱君子余君爾章以仲子翰林院庶吉士泰來
遇~~文~~覃恩得封如其官今仲子拜監察御史而君以
老疾卒於家計至御史擗踊長號勺水不入口者三
日京師士大夫聞之走相弔越七日御史徒跣至予
邸舍長跪號曰不孝泰來孤矣方不孝需次里門依
依膝下更寒暑先君子趣裝就道誠以服官圖報稱
不孝奉命行先君子方襍飯二恙也抵京除目且下
聞先君子病則擬請急歸省無何而凶問奄至矣痛

哉。今不孝奔喪，將卜葬，惟是幽宮之石，敢徼惠於先君子而賜之銘。不孝死且不朽，予愴然歔歔久之。蓋人子之善，譬諸醴泉芝草，其來有自。觀御史平日行已，與今居喪盡禮如此，即君之生平可知矣。故不敢以不文辭據狀。余氏為宋丞相忠肅公端禮之後，其居東浦村，自提舉良齋公始。良齋生某某，某某生立政。代有隱德。立政字華南，君之父也。君諱維，字爾章，事父以孝聞。少時讀書，有大志。治毛詩，有聲里中。所著詩古文暨注解毛詩，里人傳誦之。然數奇，會厥

路敘次錯落古雅

考下世，遂絕意仕進，而喪葬祭祀悉稟朱文公家禮。

所著詩古文暨注解毛詩里人傳誦之然數奇會厥

考下世遂絕意仕進而喪葬祭祀悉稟朱文公家禮
盡誠備物皆可爲鄉里法事母趙孺人先意承志得
其驩更置產以贍舅氏念祖若考單傳再世遇再從
兄弟殊厚也東浦余故著姓而產業薄厚嘗不齊其
貧而租賦殿者櫬久淹者婚嫁乏具者咸仰給君所
往往霑足焉而自處常節縮甘菲薄飯糲茹蔬布衣
芒屨有委巷中人所難者會歲荒則傾困粟設糜粥
於路以哺饑人又嘗憐寡人子久負不能償輒爲焚
其券諸凡橋道修築率捐貲爲里人倡里人以是稱

余君長者，即暴客兇人過門，搖手戒勿入，而豪少年
 忿爭，詬誶望見，閤閉，輒媿悔去。當是時，論者比之陳
 大丘王彥方矣。君蚤歲舉子，泰徵督課良苦，日服田
 力穡，乃亦有秋。家世啾唔，鉛槧兒其為菑畬乎？泰徵
 貢入成均，久未第，而晚年見仲子鵲起，弱冠舉於鄉，
 以禮闈第三人成進士，讀書中秘。當是時，讀之慈父北望京華，
 意陶陶自適也。然慮仲子年方少數，遺書訓誡，維謹
 聞仲子欲省覲，輒舉柳宗元思報國恩，唯有文章語
 馳止之。比仲子聽除臺諫里居也，不以晨昏色養為

喜而時時稱漢汲黯、唐陸贄立朝大節，以勉其樹立

馳止之比仲子聽除臺諫里居也不以晨昏色養爲

喜而時時稱漢汲黯唐陸贄立朝大節以勉其樹立
於當世噫績學砥行厚積而薄發要以忠孝仁讓之
澤保艾爾後其亦可謂賢也已東浦余氏旣單傳兩
世至君乃有賢子二人孫曾男女蟄蟄繩繩且數十
人未有艾易曰積善餘慶有以也夫君生於明萬曆
己酉十二月十四日卒於皇清康熙二十五年丙
寅九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配丁氏封孺人子男
某以某年月日葬於山陰縣麥塢山之原
銘曰山蒼蒼兮厚以蠹也水泱泱兮清以曲也沒藏

於斯兮生所卜也宜爾子孫兮荷天祿也億萬斯年

眠厥辭兮尚知生平之行篤也

一純用議論有一唱三歎之致 梅公

一峭勁中有啾緩演迤之致原本孝慈忠愛尤為知

一言 古

一

一

一

一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實

...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實
先府君諱祖契字孝先號命式先世爲滁州來安縣
人明初祖諱寬從高皇帝起兵授總旗陞昭信校尉
廣東神電衛百戶子諱銘調中都畱守司金川門百
戶再傳至諱庠正統九年以北征功陞睢陽衛前所
千戶遂家焉庠生諱英署衛事才畧甚著英生諱卿
平巨寇王堂築黃河隄百里備禦宣府定亂汝南所
至輒建奇功陞指揮僉事世襲驍騎將軍中都正畱
守於先君爲高祖是生岷州守備公諱易居官焯有

聲烈。岷州公二子，長諱希韓，肅州叅將；仲諱希范，以選貢任山西趙城縣丞。趙城公生我先大父諱敏，爲庠員，性寬厚，口不言人過，嘗之荆楚，適其地大稜，捐貲施粥，全活數千人，而內外親黨賴以舉火者固甚衆也。初娶徐孺人，繼譚孺人，兩劉孺人，最後繼許孺人。人生府君兄弟四人，府君其三也。府君自幼穎異，習毛詩，精通大義，傳註之外，時時有所論說，咸出人意表。先大父撫之喜曰：「大吾宗者，此子也。」弱冠爲文峭健，有奇氣，應試爲督學。昭慶潘公鑒拔，補開封學諸

生。時先大父年七十餘，嘗臥病，府君不脫衣冠侍湯

藥，負貴正，嘗負天清，不交是者四十餘日，及先大

健有奇氣。應試爲督學。昭度潘公鑒拔。補開封學。請

生時先大父年七十餘。嘗臥病。府君不脫衣冠侍湯藥。傾貲延醫。顧天請代。不交旋者四十餘日。及先大父捐館舍。哀毀骨立。附身附棺。靡不誠信。鄉黨翕然稱之。窀穸甫竟。內難外侮。一時並至。有豪紳挾勢橫噬州中。城居之第宅。負郭之田園。一旦盡爲奪去。府君曰。此先人之業。不可不直其寃。走愬上臺。侃侃不屈。與化吳相國。巡按河南。與渠同年友也。意不能無偏重。府君平立。睨之曰。明公奉天子命。代狩中原。寧爲同年來耶。吳公奇其言。降階謝之。司李萬公元吉

生。氣。勃。勃。紙。墨。間。

聞之亟稱曰國士國士。勸府君曰彼勢方張當潛身避害勿蹈危機。彼勢可立待也。自是厚自韜藏。凡出必卜而後行。然家業蕭條。內外拮据。遂不得專事舉子業矣。念家世為闕閭舊族。恐貽弓冶羞。為不孝斌。延師督課。手抄左國公穀史漢八家文數百篇。及易通正蒙諸書。分其句讀。正其韻解。授不孝斌。午夜燈火熒熒。不熟不休。曾憶雨中一日寫漢文二十篇。腕為之痛。時不孝斌方十一歲。此二十篇者。每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同郡有獲嘉王先生者。學行為士林宗。

府君延之家塾。大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府君

豐。下。武。不。教。自。去。雙。王。先。生。曰。易。

嘗不流涕也。同郡有獲嘉王先生者，學行爲士林宗。

府君延之家塾，大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府君執禮甚謹，不孝斌亦循循，不敢自外法度。王先生曰：湯氏世有令德，今命式好賢，重禮其終，必顯。時府君卽貧困，而施濟未嘗少倦。冬月雪甚，有楊生者過門，衣冠腐敝，府君解衣裳贈之。楊生故鄴下人也，負傲骨，不輕受人贈遺，獨數數受府君餽。語人曰：湯公君子也。故受之。先大母年高，重聽，府君日供甘旨，會寇氛游熾，饑饉頻仍，蚤夜經營，備盡色養，事兄貢皇公甚恭謹，貢皇公工文詞，治生雅非所長，府君日爲具饌。

且見身分

徵一事以實之

使得專志下帷不爲室家累心妙造危病迎於家親
製藥餌調理之復故始歸內行之謹蓋人無間言云
至壬午寇陷睢城家園遂爲戰場府君冒險躬輿大
母過河朔往來曹衛大名之間顛沛流離所以怡顏
順志者仍左右無方也當是時先母趙恭人已殉寇
難先伯父遊學於浙先叔父卒於歸德遺孤呱呱撫
恤備至大母棄世號泣擗踊勉襄含殮搶攘之際奉
柩與先大父合祔繼有先伯母喪竭力殯葬亂離中
真嘔盡心血矣先伯父在浙依衢州司訓孔公病故

遺女十歲無所歸府君備歷險阻攜回擇婿資奩如

真嘔盡心血矣。先伯父在湖。依翟州。言訓孔公。病故。遺女十歲。無所歸。府君備歷險阻。攜回。擇婿。資奩如禮。時值鼎革。往返六千餘里。波濤之洶湧。盜賊之出沒。身幾危者數矣。不孝斌實從行。至今憶嚴陵灘。彭蠡湖。猶心悸也。先叔子流落曹南。府君百方贖回。爲之延師娶婦。後又授以田二百畝。嘗語不孝斌曰。同胞兄弟。所存骨血。惟此府君。每一言。蓋未嘗不淚涔涔下也。丙戌以後。河南兵戈甫定。田廬荒蕪已久。府君手闢蒿萊。定此室宇。猶篝燈市書。以課不孝斌。誦讀爲事。曰。我備嘗艱辛。不以爲恨。振先人之緒。惟汝

是望耳。不孝斌夙夜識之，不敢怠。戊子，幸叨鄉薦，已丑捷南宮。壬辰，北廷對讀書中秘府。君手書諭曰：館職清暇，正當肆力古學，爲經世大業，勿得優游曠廢。有負遴選至意。翰苑天下名賢所聚，學問必有什倍。汝者虛心領畧，庶有進益。仕路嶮巇，從來可畏。惟敬以修身儉，以養德。名位素定，不必預計。古來賢豪，只因脚根不定，隨風逐波，失其生平，甚可惜也。其他貽書訓戒之辭，皆類此。甲午，不孝斌授國史院檢討。乙未，遵十諭陳言，狂直幾得罪。府君毫無愠色。後召

見南苑

天啓元年，上召女父手幾可。今在宗否。武彙實以

才遭十論陳言狂直幾得罪府君毫無慍色後召

見南苑遂疑大皆各保煥香氣豈難避燭出夫

天語溫然且問曰汝父年幾何今在京否斌據實以

對知出入常奔走武育大野雖良丑之報無自關

聖度如天遣使馳報府君北向叩首仍寄書勉斌恪

供職業語最切至丙申蒙桂佩為中憲大夫刺西

世祖親簡加一級備兵潼關迎府君至署府君曰我來

非就養也觀汝之為政耳今地方凋敝極矣寬一分

則民受一分之賜况非不人試此不事賦重受命

君恩深重綸音優渥若不夙夜砥礪使吏畏民懷

行實

非但有玷官方。抑且抱愧清夜。楊伯起爲此地先哲。汝當敬體四知之訓。我不能久居此。不孝斌謹受命。府君至潼逾月。卽歸。不孝斌送至境上。俯伏道左。府君反覆叮嚀。至今歷歷如昨日事。真令人一追憶一嘔血也。丁酉恭遇覃恩。封府君爲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府君雖被恩榮。而自奉儉約。數椽僅蔽風雨。出入常徒步。地方有大役。輒身任之。睢城自闖寇折毀。繼遭河陷。時州衛分壤。郡守屢議修築。而衛中有欲簽報大戶。借名科歛者。府君建議。按畝出夫。

爲力役之征。衆擎易舉。衛帥忿然見於詞色。後衆論

中有欲簽報大戶借名科歛者。府君建議按畝出夫。爲力役之征。衆擎易舉。衛帥忿然見於詞色。後衆論僉同。卒如府君之議。城甫畢而隣封盜起。遠近洶洶。官府下令督民防守。府君曰。市民日營升合。賊未至而使之先困。非計之得也。偕紳士晝夜宿城頭。居民賴以安堵。吾州額協宜溝驛站銀。而錢塘則協吾州。錢塘以隔省。歷年不應。而宜溝驛奉上臺嚴檄提催。驛寢不支。府君言於憲使楊公。免協濟。驛困以甦。他如減柳稍之數。清里甲之累。皆不避勞怨。一力担承。蓋府君盡心桑梓。周且悉如此。又嘗修文廟。刊郡乘。

請釋滯獄。禦水賑荒。諸善事尤爲彰彰。高祖塋墓年久不無荆榛樵牧之感。府君與族人約。歲時伏臘拜掃必親。品物豐潔。祭畢爲讌。仍獎其孝弟勤儉者。而責其不奉家訓者。必垂涕謝過乃已。時族中惟叔祖勉齋公最長。府君拜跪侍立。禮節惟謹。家有旨蓄。必先進叔祖。叔祖亦怡怡然。至府君第。或竟月忘歸也。平居嘗語諸子弟曰。吾家無甚疎族。自曾祖以上則一父之子也。高祖以上則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至若塗人。此蘇明允之所嘆息也。鬪給困乏。或粟米。

或布帛。歲以爲常。蓋府君敦本重族。原於至性故也。

至若塗人。此蘇明允之所嘆息也。調給困乏。或粟米。或布帛。歲以爲常。蓋府君敦本重族。原於至性。故也。平生英偉倣儻。洞晰世務。遇大事。衆人錯愕。不敢發一語者。府君片言立決。卽之溫溫。然初不見有峻厲之色。與鄉中父老時相過從。飲酒談說稼穡。較歲豐儉。開命巾車遊東郊之園圃。蒔花種竹。怡然自樂。人以其爲有香山洛社之風焉。郡守戴公行鄉飲酒禮。採輿論。聘府君爲大賓。府君固辭不獲。比三與賓席。圍橋觀者如堵。咸嘖嘖贊嘆。以爲府君克光大典云。已亥不孝斌量移嶺北。便道歸省。府君時患便血之症。

神氣減於往時。不孝斌奉侍數日，懋限迫切，府君勉令就道，啣淚拜別。自此府君雖勉爲笑語，念斌遠宦，實多憂慮。又值中子之變，哀痛過節，其病日深。斌在虞聞之，亦感危症，堅志請告。幸蒙公題允，府君聞斌歸，喜見顏色，病漸愈。曰：我不幸蚤經家難，繼遭寇變，盛衰感懷，骨肉傷心。五十年中，言之令人歎歎。今幸叨恩盛時，汝以壯年勇退，我體氣稍健，父子聚首，闔耕東臯，課讀南軒，亦老年佳事也。嘗錄馬援柳北戒子書，揭之庭壁。斑甫七歲，學庸論語，皆口授。病中猶手抄古文數十篇教之。不孝斌請代，曰：我固樂此不

子書揭之庭壁。斑甫七歲學庸論語皆口授。病中猶
手抄古文數十篇教之。不孝斌請代曰我固樂此不
爲勞也。不孝輩日侍膝下以爲可以承權百年孰意
昊天不弔。至癸卯七月痰病陡作。延醫百方調理。痰
嗽稍定。不孝輩私心禱願以爲庶幾痊可。而氣息漸
弱。卒至見背。嗚呼痛哉。彌留之際猶以斌硜執不能
合時。斑年幼未能成立爲慮。我父眷念不孝身有盡
而心無窮。言念及此能不令人心肝屠割哉。嗚呼痛
哉。天乎何不殞滅斌等而奪我父之速耶。嗚呼痛哉。
府君生於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十月初七日卯時卒。

於康熙三年甲辰四月初五日辰時享年六十有一
配我前母劉氏廩員公諱升女德性溫淑生於萬曆
三十三年乙巳五月初三日卒於天啓二年壬戌六
月初四日享年一十有八繼配我先母趙氏誥贈恭
人廩員公諱尚敬女孝慈勤儉明於大義寇變殉節
巡按御史李公粹然題請奉
旨旌表建坊立祠春秋祭祀事具祭酒吳公偉業修
撰鄒公忠倚傳中生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十一月
二十六日殉節於崇禎十五年壬午三月二十二日

享年三十有七再繼我今母軒氏儒士公諱光里女

二十六日殉節於崇禎十五年壬午三月二十二日

享年三十有七再繼我今母軒氏儒士公諱光里女
子二長卽斌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叅政娶
馬氏封恭人庠員公中駿女趙恭人出斑聘廩員袁
公鴻烈女軒孺人出女三長趙恭人出次三軒孺人
出孫男三溥濬沆孫女二俱斌出今擇康熙四年乙
巳十一月初二日申時奉葬於城北十五里澗岡東
南之新阡苦塊餘息語無倫叙惟大君子哀而賜之
琬琰先府君歿且不朽卽不孝兄弟藉以少解終天
之恨亦且不朽

忠孝之性發而為文言與淚俱

梅公

哀慕酸楚激而為音不可以文字論

商之孫刊書與翁息翁燕倫除謝大醫于哀而

日十二日時二 伊奉養然其出十五里

出將與三 二其越出今其親烈四

公獻然文 三其越入出大三神

其其越入 其其越入出大

于二其越 其其越入出大

享年三十 其其越入出大

贈恭人先妣節烈事狀

贈恭人先妣節烈事狀

先妣姓趙氏。外祖廩員公諱尚敬。外祖母褚氏。世爲睢陽名族。以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先妣孝慈勤儉。明於大義。幼讀書。通孝經及列女傳。年十三。外祖母棄世。哀毀備至。十七歸於先君。四年生女。又二年生斌。是時先大父母春秋高。大父常病。先君晝夜侍側。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先妣治羹粥。奉湯藥。凡大父所嗜物。皆先意以待。隨呼卽應。大父喜。病少間。乳者抱斌立於旁。大父泫然流涕。謂先君曰。汝

與汝婦孝謹。我先人世有令德。至汝身將顯。否則亦在汝子。踰年又病。且篤。衣巾衾冒皆手自縫紉。自含殮。以至窆窆。經畫周密。必誠必信。親黨謂先妣嫻於禮。自先大父捐館後。家益貧。先妣事大母益謹。鬻簪珥市甘脆以爲饋養。烹飪澣濯。雖盛暑隆冬。未嘗假人。會歲稔。率女紡績。易粟以奉大母。私則嚶藜藿。雜糠粃。妣見輒爲嗚咽。而先妣戒勿令大母聞。又素多病。默坐室中。厨竈蕭然。見者爲淚下。而先妣怡如也。凄然感

賦初就外傳。歸必問所讀書。背誦不錯一字。乃喜。或

不能誦。則垂涕刻責。夜則紡績。而命妣讀書於旁。燈

賦初就外傳歸必問所讀書背誦不錯一字乃喜或

不能誦則垂涕刻責夜則紡績而命斌讀書於旁燈

火熒熒常至夜分或不能得燭則月下爲斌講孝經

爲女講列女故事一日斌偕同學生出城外抵暮而

歸先妣端坐不食切責之曰汝年少志趨未定而樂

嬉遊吾將何望斌長跼因姊謝過良久乃免崇禎庚

辰河南大亂李自成擁衆數十萬縱橫開歸間且連

年旱蝗常對先君嘆曰我爲婦人天下事固不敢知

今四方重困盜賊蜂起而天又旱且蝗如此脫有不

幸吾姑吾子以累君請以一身謝夫子矣明年爲女

治嫁。斌年未可娶，亦令娶。曰：我素病，令代我事吾姑。既而曰：子女婚娶已完，志願畢矣。明年壬午三月，賊潰西華數日，陳州太康皆陷，睢距太康僅九十里。城旦暮且破，人心洶洶，而先妣閒定如平時，戒家人勿驚吾姑也。先是命斌從伯父賁皇公讀書城北莊上，倉猝聞亂，則城門閉，不得入。伯父率斌徘徊郭外，先妣聞之，告先君曰：來則俱死，無益於先君登城而望，相對痛哭。謂伯父曰：城中有老母在，我不可離也。母在與在，母亡與亡，夫復何言。我兄弟獨此一子耳。

且賊志在城，野外或可以免。兄其率此子北奔，先人

母在與在。母亡與亡。夫復何言。我兄弟獨此一子耳。

且賊志在城。野外或可以免。兄其率此子北奔。先人有靈。無絕我嗣。亂定徐求我音耗也。言畢復大哭。城避難來者數百人。聞之亦皆大哭。伯父遂率斌北奔龍塘。時三月二十日也。又二日早。城陷。大母病甚。且重聽。家君倉皇負之。逃於蘆葦中。先妣乃謂家人曰。嗟乎。吾家累世名門。事至今日。義無苟全。獨念姑年老。不得終事。爲恨。若爲我謝夫子。善自保重。吾兒遙遙懸隔。汝曹當有脫者。見吾兒。爲語善自立身。勿忘母平日言也。遂整衿經於梁。家人爲解之。復入井。井

水淺。家人又出之。先妣怒曰：若教我偷生乎？賊至而

如。此。方。謂。明。哲。

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於時賊已環至，露刃

相向，先妣乃厲聲曰：若等皆朝廷赤子，食德三百年，

何負於若而作賊？今大兵將集，當寸斬若，即奈何以

刀鋸嚇人為遂？大罵嬰刃，嗚呼痛哉！三日顏色不變。

賊中有羅拜者，有嘆息去者。實惟崇禎十五年三月

二十二日，享年三十有七。越三日，賊徙寧陵。大母先

君僅免於難，不孝斌乃得歸殮，而殯於故居之寢。九

另黃河南決，城郭廬舍盡為洪流，殯堂竟沒於水。嗚

呼痛哉！自壬午至今，每歲忌辰，必陰雲四合，風雨悲

鳥。皮壽。可。聲。震。驚。天。夜。若。人。開。之。其。不。適。其。去。事。上。

另黃河南決城郭廬舍盡爲洪流殞堂竟沒於水鳴

呼痛哉。自壬午至今。每歲忌辰。必陰雲四合。風雨悲鳴。波濤有聲。震驚永夜。居人聞之。無不墮淚。共傳其期。至比寒食云。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至歸德。有司上其事。公命知州事房公星曄。建祠於故居之東。春秋率官屬往祭。順治十七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具題奉

旨。建坊旌表。知州事戴公斌。以舊祠湫隘。改建新祠。先妣卒後五年。斌補學官弟子。七年。登鄉薦。八年中會試。十有一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授

國史院檢討至順治十三年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整飭潼關兵備兼分巡關內道恭遇

覃恩贈先妣恭人後斌再陞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叅政請告歸里至康熙三年先君棄養乃得合葬澗岡之阡世系子孫見先君行實茲不備書

滿幅俱是血淚可與宇文護答母書並傳

梅公

直叙其事嗚咽溢紙外



河漢楚自王平至今流歎息武池劍裏四合風雨錄

